



832748

湖海文傳卷七十

書後

書春秋繁露後

盧文弨

案此書之大指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于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于眾辭觀于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即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

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

聖德

卷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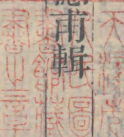
書後

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取爾况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觀全書允為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德養身之要而凡政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俱無所不備即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覈合資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等篇尚有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說焉

書子華子後

盧文弨

舊相傳以為晉人程本所為書名程子後更題為子華子凡





十篇謂其人卽孔子傾蓋與語終日者也劉子政校其書而悲其不遇宋人黃東發乃謂是豈有遇世之正學哉余謂黃氏於其書蓋未嘗觀其深也故其所取者特辨黃帝無鼎成上升之事耳此則應仲遠王仲任輩皆能知之而辨之何足以重子華子余獨取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二語非深知治天下之大體者焉能作斯語哉因而不爲故在上無妄作之患責而不詔故在下無阿意之弊所欲與聚之所惡與去之因而而不爲也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責而不詔也君相之大道備於斯矣是人也爲政其庶幾成王道也歟劉向悲其不遇是也而黃氏謂其不然其所見之淺深固不同哉若其文辭之蔚然可觀抑末也是書無他本可校余以意定正數字且疑最後二章類六朝人所傳益

之者後有讀者其審諸

書握奇經後

盛百二

握奇經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

此十九字相傳以爲本于風后其法爲六十四陣中十六陣四方各八陣四

隅各四陣居中者握奇也四方東爲龍西爲虎南爲鳥北爲蛇卽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也西北爲乾天也

西南爲坤地也東南爲風巽也東北爲雲艮也由出雲也八

宮所以定位李衛公云天地風雲本乎旗幡龍虎鳥蛇本乎

隊伍無他義也四方爲正四隅爲奇或易之或易之三字恐有脫誤蓋

奇正無定形無不可也居中之兵倍四方四方之兵倍四隅

所以居重馭輕此八陣之體也又法地軸十二陣居中天衡

十六陣重列居兩端天前後幢八陣前四居右後四居左地

前後幢十二陣前六陣居地軸前後六陣居地軸後風雲各四陣居四隅天地之前幢爲虎翼風從虎爲蛇蟠後幢爲飛龍雲從龍爲鳥翔地軸取其鎮靜天衡取其運動幢者以陷敵決勝風從天雲從地取其不測蛇取其圍繞鳥取其突擊此八陣之用再分之則天地風雲爲體龍虎鳥蛇爲用天風虎蛇爲陽陣三十二地雲龍鳥爲陰陣三十二又有游軍二十四陣如偃月形者居於後焉不在八陣之內與前所稱之八陣名同而取義則別此武侯所傳然漢常以立秋日肆孫吳六十四陣是古有之非武侯創爲矣至有所爲變八陣緯八陣又後人增衍之者也其大要則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簡不欲煩欲易不欲難不虛內以役外不重本以輕末居者常半更番休息四頭八尾觸

卷七十

書後

三

處爲首隊間容隊陣間容陣人間容人而遊軍尤爲至重故皆矯健不羈之士所以立爲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皆昔人之精言要道也徵之於傅邰之戰士季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不虛內之意也繡葛之戰先偏衡也後伍幢也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鳥陣之類也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蛇之類也欒枝曳柴而偽遁原軫卻溱以公族橫擊之風雲之類也要之奇正而已奇正相生循環無端孫子九地篇云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中而首尾皆至桓溫觀武侯夔州八陣曰此常山蛇勢也一言而盡其妙矣或者以常山爲直陣握奇爲方陣譏溫爲妄談真不知而妄譏者歟宋王德用帥真定帝遣使問邊事對曰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



守死法緩急不相應以至千敗願不以賜人是則然矣然此乃用圖之罪而非圖之罪也神明變化原不滯於規矩而由規矩以生猶之有一定之八風而後無定之風可得而驗周髀之言句股也曰句三股四弦五有人執此法以勾必三股必四弦必五施之算術一步不能行而因咎周髀之誤豈不寃哉杜氏通典言兵詳矣初不及握奇且曰龍虎鳥蛇徒有其說只恐難教然八陣之法部分奇正而已杜氏乃證之以實事是善體握奇者杜氏也其曰難教蓋爲後人之變八陣及緯八陣支離煩碎與簡易之旨相反者言之耳李靖之六花十二陣杜氏詳載之非出於八陣而何若夫八門九公三奇此聖人所以神道設教漢藝文志兵法四種本有陰陽家假鬼神以爲用者然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明握奇人事已失矣何暇及他世人專以八門九宮三奇言握奇此其愈神而愈晦也夫

書瑣綴錄後

沈德潛

瑣綴錄者明大學士尹直所編也中批繆迭出而載吳康齋與弼事尤爲誣妄康齋三薦不起至天順元年詔以伊傅禮敦遣勉出應召又緣石亨所薦恐累晚節託辭老疾終不受官三代以下前有嚴陵後有康齋真能以道自重者而直謂其跋石亨族譜稱門下士又與弟爭產致弟投牒於府詞多曖昧又爲編脩張元禎上書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云云一時好事者吠影吠聲互相傳述致身後議從祀時亦緣此爲累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果如是哉及考得罪尹直之故康齋入都時大學士李賢以賓師禮

待之時直爲編修來見令坐於側直大愠又知府張瓚謁見不得放歸後瓚募人代其弟投牒爭訟直書之於書且更甚其辭而康齋與弟友愛彌篤也試思康齋之以道自重與直之黨萬安彭華媚李致省以擠高位者孰賢孰愚何足深論特恐後之學者撫拾異聞多執此書以誹議前哲愚於此不能不致辨焉有以見青蠅點璧之可畏而讀書者勿舍史傳而求稗官也嗚呼獨瑣綴錄乎哉

論書理寒石手批世說新語後

張庚

向讀漁陽山人蘇門三賢詩其二爲理寒石序云本李姓也名曾和西華人耻與逆闖同姓改曰理孫徵君稱爲魯連後一人而詩有云奉母蓬翟中又云歸潔恐辱身則其孤露自守可知末云臬鏡交蹄跡神州日沈淪靈氛久上天呼號竟

卷七十

書後

五

無因感激變姓名下士良苦辛則誦其歷寇變憤國難而甘節義也三復之下未嘗不想見其爲人思搜考其生平而每恨無由頃于湯子莘田案頭見先生手批世說新語肅然以起爲改容莊讀之自序文以及小註誓批悉有評點詞語峭奧尙論平允於孝友節義則慷慨淋漓以致感焉蓋性所近也丹黃凡四中有自記云余四批不少抹者欲使後知吾少壯老病有異而此意不變也書法楷類鍾太傅行草亦有管風嗚呼先生性情學問歷歷目前而瀟洒高逸之風亦不啻親挹再詠漁洋之詩先生之槩可得矣嗚呼天下治禮義廉恥行於上天下亂禮義廉恥行於下管子所謂國之四維以摺拄乾坤者也有天下者顧不以禮義廉恥張之上而聽其墮于草野也哉



書陳忠裕公年譜後

王希伊

希伊夙讀陳忠裕公黃文節公文考其致命遂志大節慨然想見其爲人陳公聲氣光耀黃公收斂質實規模不同而其爲有德者之言則同也乾隆丙申二月

聖天子崇獎忠貞凡勝朝殉節諸臣錫予易名並諸生韋布之徇節者皆入祀其鄉之忠義祠而陳黃兩公獲與於專諡二十六人之中益以彰顯焯著於天壤甲辰夏希伊任青浦學博遵例祀孫敏甫公父子並陳公於忠義祠敏甫公與子烈愍公同死深州之難者也繼以陳公自著年譜副都御史述菴王公所校定者付諸梓人以欽定明史本傳冠諸首刻旣成邑人士請系以言俾讀者悉公生平益知我皇上扶植綱常垂教萬世之至意又校定出于當代名公鉅

卷七十

書後

六

卿之手可以垂世行遠而無疑竊念讀黃公文集每以未得公集爲歉今乃來公之鄉祀公於祠拜公之像與墓與賢士大夫遊考公之遺文軼事抑何幸歟嘉定相距百里異日倘一至其處謁黃公祠庶並償所願焉孫烈愍公著作僅見深州守城一詩蓋絕筆也墓在鄧尉山爲牽連記之

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

沈起元

凡百嗜好皆累心惟書足以明心養心而嗜者絕少非惟聲色財利官爵珍玩奪之而舉業之奪彌甚昔人以書治舉業今人治舉業而廢書余每爲之太息余來主灤源書院講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矯然其氣凝然百無嗜好獨嗜書歷下書不易得生故貧見其脫衣典質務必得得則卒業乃已今所藏經史子集二氏百家之書已數千卷皆能言其義者窺其

志將盡致古今載籍以掇其精而啗其馘而不僅以多藏爲富是豈惟齊魯之傑吾吳號多文學之士余猶將張生以厲之雖然生不嗜書則已生旣酷嗜余則有進生亦知書之不必富乎亦知書之足爲心累乎夫書者載道之器而道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卽吾身心之道也非書無以識道故書貴也道一而已六經四子可數言蔽之至戰國游士詭奇誣誕之說競作以遏塞聖道於是造物者惡之假手秦政之火不幸六經亦誤罹其毒然漢興六經旋出如日月之不可晦蝕而諸叛道之書銷沉于灰燼者固已不知其幾未嘗非一火之爲烈也自漢迄今乃又有訓詁之學詞章之學釋老之學術數之學小說之學書益漫汗無紀極才智之士馳騁游獵其中以炫俗釣聲爲斯道害彌甚程子玩物喪志

卷七十

書後

七

之語誠篤論也世有好奢者每食羅珍錯窮水陸和百味卒乃舉數鬻醕數卮適醉飽而止好遊者足跡遍天下歷五嶽浮江河搜台蕩之奇探洞府之奧倦而歸敝廬數椽以待風雨足矣故凡馳耳目之觀者皆於我無與不惟無與皆足蕩精魄而糜歲月識者惜之昔昌黎之學細大不捐然自言學之二十餘年始辨古書之正僞自黑分矣務去之乃有得焉蓋昌黎承漢魏六朝後尋源潢潦問塗榛莽故別白之難如此今幸生宋諸大儒後古書之正僞犁然顧猶取昌黎之所去以爲博乎人生百年耳天下之藝能不必兼也古今作者辭章之優劣不足深辨也唯道之求以事吾身心之不暇何書之富爲生聞言憮然瞿然翻然曰謹受夫子教遂抑首治經書滿屋不爲泛涉生今年二十有五少於昌黎上宰相書



時二年極其所嗜而不誤所趨余老矣詎見其成之所底因書所與言者留其藏書之室以堅其志

陳祖范

陳祖范

予讀韓文公順宗實錄及永貞行歎劉柳輩八司馬之寃意公之罪狀在韋實有私心而其罪固不至此也夫順宗在位纔五月耳實錄所紀如罷宮市止月進停鹽鐵使禁五坊小兒出後宮女教坊妓黜李實罷陰陽醫卜待詔翰林者追還陸贄陽城鄭餘慶皆平明之治也至於謀奪宦官兵柄尤為救時第一要策若其計成則劉贇不必叫天而對策文宗不憾受制于家奴內監不擅廢立之權而唐祚可更延也不幸宦官覺悟計不得行未幾而太子監國任文旋竄逐死矣斯舉宜為有識所痛惜乃永貞行云北軍百萬虎與貔天子自

卷七十

書後

八

將非他師一朝奪印付私黨慄慄朝士何能為以宦官典兵為天子自將領以朝臣為付私黨是得為公論深識者與退之於貞元十九年上疏貶陽山令時任文已用事其徒掾江陵也在順宗即位之二月公寄三學士詩云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閣門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寃仇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所謂寃仇者任文執誼也憶昨行云任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嫌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中子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退之子任文執誼有宿憾手同官劉柳有疑猜進退禍福彼此有不兩行之勢而任文輩又速敗于是奮其筆舌詆斥無忌雖其事之美者反以為惡而劉柳諸人朋邪比周之名成矣史家以成

敗論人又有韓公之言爲質的而不詳其言之過當益有所  
自予故表而出焉非以劉柳文章之士而回護之也

書旁搜集後

章謙恒

余兒時從先人謁深道先生墓訝其距縣樓僅半里餘先人  
曰此本隲地或欲營造輒有異遂寢吏部公得之亦將治別  
業乃掘地數尺得故碑始知爲深道先生棲魂魄於此因修  
塚并建祠爲饗祀所蓋縣治遷徙不常而今不可考矣洎余  
入學至鄉賢祠見吾家吏部公以上俎豆其間者凡四人而  
先生爲之冠於是考之江南通志及府縣志均入隱逸傳頗  
得其崖略一統志載韋某宅注云墓久湮家譜則云宋時自  
江西遷蕪湖題所居曰獨樂堂曰寄傲軒與一時名士遊題  
詠甚夥其紀載稍詳然當日酬贈詩文皆以屢經兵燹求片

卷七十

書後

九

楮不可得以是歎古來高蹈之士其湮沒於烟霞泉石間者  
何可勝數至如深道先生者綿延幾三十世且越六百餘年  
而其墓復顯若有神物以呵護之者乃遺文墜緒泯泯沒沒  
則爲人子孫者安能不遙想高躅而爲之臨風三歎耶偶讀  
蘇文忠題寄傲軒一篇乃知先生猶及見坡翁於是取宋人  
文集凡與先生相倡和及往來尺牘隨得隨錄如李端叔周  
少隱輩尤多至陳了翁二詞直以柴桑目之而竹坡有次先  
生哭陳諫議東作則先生之風裁凜凜尤可概見語云不知  
其人視其友豈不信哉余故手鈔一編以遺來者名曰旁搜  
集而并記其原委如此

書徐文長集後

沈德潛

徐文長渭才人也受知於胡宗憲有國士之目人艷稱之予



謂宗憲之知文長文長之不幸也宗憲與趙文華並官總督並受滅倭之任文華不知兵倚宗憲爲重宗憲欲籍文華以通於相嵩承奉文華者無不至當是時殺張經殺李天寵陷曹邦輔陷楊宜雖趙主其事胡亦助之而文長晏然爲八幕賓至爲宗憲上相嵩啟中云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思以報恩其奈昊天之間極又啟云人有疾痛疴癢必祈免於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隤父母能保全之而未必如此委曲云云才人末路至於斯極豈文長亦有不能自主者耶後宗憲被收文長思禍發狂慟哭至於引錐刺耳傷體殘形君子旣咎其遇又悲其窮也嚮使當日困守蒿藜不游幕府以浩然之氣寄之于文誅奸諛發潛德何施不可而至自穢其筆墨乃爾哉書之爲抱才而不擇所主者戒

卷七十

書後

十

書王申文選後

沈德潛

前明季年多文社蘇州金沙皖江浙鹵皆有社西江亦遙應之而松江則名幾社主幾社者夏夔仲陳臥子諸公于辛未會試後集同志士爲不朽業詩古文辭互相勸又終歲得如千卷凡十一人皆松江人士之魁壘者按有明一代以文擅長者爲宋潛溪方正學王陽明王遵巖唐荆川歸震川諸家以詩擅長者爲劉青田高青邱李北地何信陽王鳳洲李滄溟諸家北地鳳洲又以詩文並名震川曰鳳洲爲庸妄子以其紹述李何而或流於形似也後公安袁氏竟陵鍾氏譚氏或變而爲俳諧或變而爲幽默昏默以詩爲主文亦從之視李何王李又古民之三疾矣幾社諸子力掃公安竟陵諸習

而又防李何王李之流弊詩以漢魏盛唐爲宗文宗仰二京不欲流入韓柳以下雖志高力弱變化未能而風格意趣蔚然焯然識者比之枇杷晚翠非妄許也相傳江西艾千子來婁東四方名流在坐千子與西銘張氏不合議論倚撫難爲張氏地臥子年少氣盛怒欲挺擊時論不直臥子然當陽九之會千子憂噫沈沒而臥子效精衛填海之謀蹈屈平懷沙之節何意見不同而不變初志卒歸於同也又十一人中彝仲先死臥子踵之餘能抱逢萌周黨節者指不勝屈於此見同社之不苟而詩文劇又時卽能較然不欺其志蓋有砥礪於平居者矣彼好爲大言平口自負黨魁臨變卽喪其所守者雖立言之富浩如烟海有不哂爲不直一錢者邪抑又思十一人于不第後相與勉勵古學爲他日有節有用之士而今之人祇揣摩風氣摺掇於腐爛時文以希遇合者爲可悲也讀壬申文選因備論之

卷七十

書後

書陳琳檄吳文後

凌廷堪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僅見於昭明文選中三國志及裴注皆未之載也按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七年冬十月公征孫權又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孫權又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此但云年月朔日而不明指何年按魏志荀彧傳建安十七年太祖征孫權彧疾留壽春薨時年五十而此檄首稱尙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則是荀彧尙存其爲建安十七年征權時無疑也然檄中所云知偏師涉隴則建約臬夷按魏志武帝紀遣夏侯淵討斬宋建則建安十九年冬十月事也西平金城諸將斬送韓約首則建安二十年五月事



也又云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按魏志武帝紀公出散關氏王寶茂恃險不服公攻屠之亦建安二十年五月事也公至陽平則建安二十年秋七月事也又云張魯遁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按魏志武帝紀魯潰奔巴中亦建安二十年秋七月事也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則建安二十年十一月事也又云巴夷王朴胡賈邑侯杜獲各率種落以奉王職按魏志武帝紀巴七姓夷王朴胡賈邑侯杜獲舉巴夷賈民來附則建安二十年九月事也又云超之妻孥焚首金城按魏志武帝紀云南安趙衢漢陽尹奉討馬超梟其妻子則建安十九年春正月事也又云與匈奴南單于呼厨完按魏志武帝紀匈奴南單于呼厨泉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則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事也又云使征

卷七十

書後

七

西將軍夏侯淵等按魏志夏侯淵傳建安十七年以淵行護軍將軍屯長安至於拜征西將軍則建安二十一年事也又云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按吳志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徹軍還爲魏將張遼所襲則建安二十年事也凡此皆在建安十七年荀彧既薨之後未審檄文何以詳載之若云是建安二十一年征吳之檄則距荀彧之薨已五年檄首不應仍稱尙書令彧也竊恐彧字或誤然李善所見本已是彧字故注引魏志荀彧傳以證之未必誤也豈孔璋此檄是齊梁文士所擬作而昭明遂取以入選歟不然承祚少期何以不錄也而邵子湘評阮元瑜爲曹公與孫權書云孔璋之檄乘勢恐喝耳此書當敗軍之後有倍難於措辭者竟以爲在建安十三年下荆州時益陋不足辨矣

鄧都廉直史遷以冠酷吏權文公作論雪都訾史遷嘻是烏知遷之心哉古無酷吏名之者遷也漢無酷吏首之者都也當秦殘暴高祖易以寬仁文景繼之天下熙熙然安昇平也久矣忽都以嚴得寵立聲名從此甯成義縱踵至殺人流血動至數萬都作俑之罪遷所深惡也遷既惡都何難并其生平公廉直諫之事刪而不書然而遷書之反詳者何哉以為史者所以戒天下萬世也使天下萬世見公廉如都直諫如都而一為苛暴即首蒙惡名且身斬家破為天下快庶幾曉然于小善之不足以掩大惡而相趨為長者此遷立傳之心也此遷之所以為良史也曉一孔者何足以知之唐人好排古人持高義都不足雪而權公雪之申生季札未可貶而獨孤及白居易貶之皆過也凡言必究其所神而事必稽其所做三代後父子兄弟間恩寢薄矣得過厚者矯之而立言者又從而尊之于世有所神無所做也孔子曰觀過知仁申生季札之過申生季札之仁也都之過其足觀也哉

書蘇文定公申三省請罷青苗狀後

魯九皋

自荆公創立青苗法而一時賢士大夫交章論之者無慮千萬言綜其要大抵不出子由四害之說然荆公為鄆縣令時實先自言之民以為便即其立法之後行之天下未嘗無一二州邑便於民者大抵宋承五季之後豪強兼并之家厲民已甚窮民無所控告一遇朝廷有薄息貸民之事而州縣吏又稍能愛民不為苛刻以此行之於民民遂欣欣然以為便耳此荆公所以力排羣議而持此法及行之既久雖以司馬



温公之當國猶未能一旦遂變也夫錢一入手費用橫生及至納償往往破家此其爲害雖以良吏行之猶不能免而愚民無知旣已陰受其害而猶羣以爲便大可哀也卽如今日質肆其名未嘗不以爲便民然吾見樸陋之鄉類多温飽之戶及一有質肆不數年間遂變爲窮乏矣此民之陰受其害而不覺也不特此也朱子社倉之法爲備荒而設也然行之不善與青苗何以異焉何也自官行之其所以抑配者猶是也卽自民行之而四害亦不能免也必也仁人君子有任恤之實心爲鄙屋謀生全因地制宜相時變通善其區畫則有社倉之利而無青苗之害何也社倉青苗同一春放秋斂也然而青苗所放者錢小民當穀貴之時而領錢買穀及穀賤之際而又買穀還錢是名爲二分息而不啻一倍再倍矣若

卷七十

書後

古

夫社倉所放者穀也穀貴之時小民借穀穀賤之際仍以穀還是雖多取其息而折錢計之與無息等其利一也且荒歉之年小民所患者無穀耳有社倉以畜積于平時雖遇荒歉農民得借貸而食若不知有荒其利二也春耕之時農民珠視穀粒及禾稼登場倘遇豐年則不免浪費有社倉爲收貯之則無耗散之虞其利三也以此計之豈可與青苗同論焉然而自官行之則害與青苗同抑配一也奸胥蠹役藉端騷擾額外橫索二也放時得賄而給借及斂按籍而追逼催督比責使小民雞犬不甯三也卽自民行之亦不免四害者何也有社倉於此視爲故事春散而秋斂之耳其有濟無濟不問也是亦不免四害也准仁人君子曲體人情深悉民隱當借者則借之而弗吝不當借者甯靳之而弗與獎其勤而警

其情於中卽寓激勸之意而其斂也又視歲入之豐凶以陰行其寬嚴之意則三利可興而四害可免矣而朱子之良法美意不虛矣因子由請罷青苗狀而牽連書此益以學者今日讀書異日出而仕宦大者有國計民生之責小者亦有州邑民社之寄卽不然亦有鄉黨鄰里之望必講求有素而後臨事有所措也此皆儒者分內事也

書曾文定公移滄州過闕止殿劄子後 魯九舉

宋神宗拔不世出之資銳志有爲而王介甫氏相之君臣相得勵精圖治當是時廟堂之上自以爲唐虞三代復見也而新法一行天下騷動遂至敗壞而不可復救若是者何哉患生於欲速而爲之不以其漸非薄宗祖輕棄老成謂天下之人皆莫已若悍然自遂而不顧也子固曾氏移滄州過闕上

卷七十

書後

五

殿歷陳一祖四宗之所以累仁積行者以爲勸戒其拳拳忠君愛國之心蓋與伊訓無逸有一致者非凡人告之文比矣悲夫熙豐之際人才極盛之秋也皆祖宗百餘年間敦養培植留遺以輔後嗣者而神廟獨用一剛愎自用之介甫其他槩以俗儒斥之俾小人得抵其隙而進國事遂夫不可爲矣嗚呼此秦誓之所以思一个臣而大學引之以爲平天下者用人法與

書膠東令君碑後

盛百二

膠東令王君廟門碑見洪氏隸續而不言碑所在婁氏字源云在濟州按宋濟州治鉅野亦不知在濟州何處也今濟甯州學舊有漢碑五在戟門內門之西北大成殿西階下有古樹根空而片石搖挂與樹相銜不可脫其來久矣鐵橋李子



東琪有金石之癖一日裘裏其下死此石有異洗之無所有其內向一面不可見探手捫之覺有文字遂以紙墨摹之得隸書四十餘字稽之洪氏書知其爲膠東令碑較隸續所存僅十之一矣隸續所載敘其世系有葬于京師五世及太守自高平就學之語高平故治在今鉅野金鄉之間與任城爲唇齒今濟甯古任城也豈太守以前居京師以後就學居高平而廟因在任城耶婁氏云碑在濟州者以任城爲州屬邑而統稱之耶抑本在鉅野而移于此耶不可考矣鐵橋尊人浩齋先生雍正六年得鄭固闕石於泮池邵陽褚千峯金石經眼錄載其事牛空山金石圖亦云鐵橋好古善隸能繼家學得此碑爲承歡之助士林傳爲美談康熙時淮陰張立臣曾撰濟州學碑釋文惜其未見此石續而釋之在吾鐵橋矣

卷七十

書後

夫

書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後

沈德潛

吾吳人物自言子游後斷推范文正公言以學道傳范以功業傳也生平文集常留人世間而手書韓子伯夷頌後裔世守於祠臥伯夷之清節昌黎之正學文正之鞠躬盡瘁若天地正大光明之氣萃於三人者合而一之可稱三絕矣乾隆甲戌蜡月請于范氏之子孫啟筭拜觀字畫端莊秀挺如其爲人頌後有晏元獻宮鄭公文潞公蘇忠惠程明道諸公題詠遞及國朝凡正人君子景仰前哲者俱題識焉而中間秦會之檜亦有吟咏欲與韓范論心賈秋壑似道有收藏印記或謂當割棄之予意忠姦並列使閱者當下猛省是亦法戒之一且見彼二姦者遇天民大人亦知敬禮珍重益知正人可爲而正大光明之氣不論沒于昏濁之餘也獨是此卷

屢得屢失明季入王元美質庫中元美舉而還之後復入他氏質庫郡司馬某復贖而歸之今則永爲世寶矣昔范喬之視魏鄭公之笏後人不忘乎澤傳爲美談況文正公手書視視與笏輕重何如而敢不倍加珍護乎此可必之於范氏之賢裔者也閱畢再拜仍返之笥同閱者顧大學詒祿褚諸生矯文正後裔大同守瑤諸生宏星亦得並書

書潘太史送潛庵湯公巡撫江蘇序後

張庚

右序一首爲吳江潘稼堂先生送潛庵湯公出撫江蘇作也湯公撫吳吳民感之其德惠所及不可枚數其大者莫如請減賦額一疏先言重賦本末次言積困情形終則進之曰與其放免于追呼旣窮之後何若酌減于徵比未加之先非目擊艱難而仁勇兼至未必能言言亦未必能若是之詳明懇

卷七十

書後

七

切也今讀稼堂先生序乃知公之疏一本於稼堂稼堂吳之學者悉其地方疾苦故言能詳盡并爲公畫三策而公卽據首策疏之無瞻徇無依回毅然以行其勇於取善爲何如也至若稼堂爲公部民送行不作一頌美語而直言其地方之疾苦且爲畫策冀公一行又豈尋常者哉展冊恭閱墨蹟如新因感二公之德量爲不可及而低聞不置也雍正甲寅冬湯公之曾孫兼山出示此冊謹識於後兼山名恒泰庠生有學行爲州聞人

自書潞河督運圖後

馮應榴

此余於乾隆丙申以考功郎中奉使坐糧時倩京口江萱所繪潞河督運圖也圖中往來船舫係於漕者十之七八其一二瓜皮艇則稽察征權之用坐糧使者所兼司也漕艘之中



植兩橋而揚帆捩舵銜尾以進或已泊如鱗比者爲重運捲帆抽舵以尾推行者爲回空回空必讓重運先行違者有罰以布袋盛米麥黍豆於船船約百餘袋袋各一石無篷窗而以前篙徐進者爲剝載坐糧之運役曰經紐曰車戶者司之蓋潞河水淺舟多不能齊達壩下故別以船剝載壩有石有土石壩在北門外通州判兼掌之有樓曰天光義取損上以益下也滿漢倉場侍郎暨坐糧使者恒於斯芟憩憑眺焉壩前爲潞河後卽通惠河隔潞河三四丈許幅旁橋岸小露者是已運十三京倉之漕抵石壩由天光樓下背負而入通惠肩踵相接日數萬人通惠每闌有船亦經紀司之過關負運者謂之水脚並隸使者所轄至大通橋以上則監督之職矣石壩之北有浮橋爲權稅十三口之一近東門者爲主壩州

卷七十

書後

七

同兼掌之運通州西中倉之漕由壩而入城河舟運至舊南門者貯中倉新南門者貯西倉城以內皆車運故司事之役總曰車戶他政均與石壩相類至中流飽帆而放棹者卽余官船每漕艘抵運使者日乘舟往驗其高下乃分坐於各倉並以時赴津門督催之小舟飛槳捧盤來迎余舟者卽取驗之糧以糧散盛於舟尾漕艘而行者楊村官給之剝載也形如虛業繫繩於端牽岸上者曰刮板牽之者爲淺夫負柳枝隨行者爲標夫潞河沙易膠壅非疏濬可施惟時時刮沙俾隨水去無阻運足矣好事者以新意改制輒無益而止又河之深淺無定必以柳枝標識淺處使漕艘望而知避焉夫漕爲理財之一端坐糧司漕之職耳顧粗舉規制百不罄一已煩重若是矧其涉江淮河數千里以輓納神倉者乎司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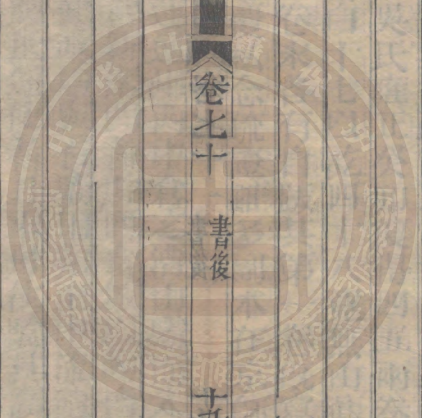
諸君子苟不以愛民恤丁潔其身奉職爲念其何以副  
朝廷惠下之仁任人之意乎覽斯圖者當亦有感乎余言已戊  
戌春仲瓜代旋京將以素能文者題詠因先自書其後

亢世駿

卷七十

書後

十九



為春中及少致京官以奏非文皆賦病因共自書其後  
我惠不忘二丑人之意乎覽斯圖者當亦有感乎余言已戊  
戌春仲瓜代旋京將以素能文者題詠因先自書其後



跋

古文尙書疏證跋

杭世駿

信古文尙書爲真者蕭山毛簡討奇齡之寃詞也疑古文尙書爲僞者太原閻徵君百詩之疏證也兩家之論旣如方圓枘鑿之不相入各就所見縱橫穿穴論辨亦雄矣哉寃詞旣刊之西河合集獨疏證五卷世鮮傳本康熙壬寅余得第一卷於繡谷吳氏雍正癸卯復得四五兩卷於錢塘龔明水書凡八十篇自十七以訖四十八竟無由獲睹其全可爲繫息徵君每于卷末各有自跋其第一卷旣寫成癸亥秋泊武進郭外舟忽覆私念疏證雖多副本在京師然未若此本爲定

卷七十一

跋

當邀東坡元符三年破宿大海中例以濟其寫第四卷別錄四本一寄置太華山頂友人王弼揆司之一寄羅浮山應某處士之請其二本則寄千頃堂傳是樓之主人倣白氏文集家藏外別錄三本例其寫第五卷成年五十有三屬閩謝氏寫圖二一禮堂寫定圖一傳與其人圖藏諸丙舍秋山紅樹閣本鄭康成疾篤戒子書意徵君自信之篤如此余特爲傳鈔二本廣陵則馬君涉江有副墨錢唐則趙君谷林置篋衍兩家皆振奇汲古之士質徵君於九原當啞然首肯也

宋本禮記正義跋

惠棟

拙菴行人購得宋槧禮記正義示余余案唐藝文志書凡七十卷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法周秦遺意與經注別行宋以來始有合刻南宋時又以陸德明釋文增入謂之附釋音

禮記注疏編爲六十三卷監本及毛氏所刻皆是本也歲久脫爛悉仍其闕今以宋本校毛本訛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唐人疏義推孔賈二君惟易用王弼書用僞孔氏二書皆不足傳至如詩春秋左氏三禮則旁採漢魏南北諸儒之說學有師承文有根柢古義之不盡亡二君之力也今監本及毛氏所刻諸經尙稱完善而禮記闕誤獨多拙菴適得此書可謂希世之寶矣拙菴家世藏書嗣君博士企晉嘗許余造橫川書屋盡讀所藏余病未能息壤在彼請俟他日因校此書并識于後

釋名跋

桂馥

卷七十一

跋

二

釋名署云漢北海劉熙成國撰按吳志韋曜傳

裴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

改曜因獄吏上辭曰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眾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按曜付獄在吳鳳皇二年是時釋名始得傳布固疑熙爲季漢人又按蜀志許慈傳慈師事劉熙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吳志程秉傳秉逮事鄭元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又薛綜傳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熙爲許慈師又與鄭康成同時其爲建安人明矣

鬼谷子跋

盧文弨

鬼谷子小人之書也凡其捭闔鉤箝之術祇可施於闇君耳



其意欲探厥意指之所向從而巧變其說以要結之使得親悅于我膠固而不可離千古姦邪之愚弄其主者莫不如是彼豈待教之而後知學之而後能哉其用術一一與此書闇合未必皆見此書也來鵠有云掉闔飛箝實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茲言信矣及觀其施于常人亦必在于昏邪庸怯之輩其言曰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淫僻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卻而去之觀此言是亦自知其術遇正人而窮也又其抵巇篇云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此非遇明君治世所挾之術皆無所可用乎夫古大臣之立朝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耳焉有務爲固結之術如此書所云者故曰此小人之書也或問曰如此則是書何以不毀曰

卷七十一 版

凡夫姦邪之情狀畢見於斯爲人主者不可不反覆留意焉庶幾遇若人也洞見其肺肝然彼若以其術嘗我而我得以逆折之是助上知人之明也何可毀也吾甚惜其方寸之間神明之舍惟詭譎變詐之是務而終不免于窮亦何苦而爲此孟子云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正若人之謂矣且其術亦有至淺至陋而斷不能轉移入者如遭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悅謂足以移其所好夫聞正樂則惟恐臥安可以此語之必將說之以靡靡之樂庶或動之靡靡之樂適足以助其情欲耳其術不更疎乎是書余年家子江都秦太史敦夫隱復曾依道藏本繡梓爲校一過今年甲寅始見錢遵王手抄本乃知藏本之譌脫不可勝計內建篇內至脫去正文注文共四百十有二字余亟借以補正之噫若使無此本

不卽以藏本爲善本故校旣竟因爲書其後

荀子跋

錢大昕

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踈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旣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唯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記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道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卽爲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爲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者

感應篇陰陽文跋

羅有高

嘉興盛子之說感應篇文昌陰陽文也其序感應篇略曰太上感應篇其文出于道家其稱舉條目統該人倫于儒最近故宋時李昌齡嘗爲之注而眞希元凡兩敘之或以三能北斗三尸竈神司人禍惡之說近于不根然天官家言三能主昭德塞微北斗主伐無道誅有辜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



祀皆以司命爲首鄭康成云司命水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五祀不及竈蓋以司命統之今遂以竈爲司命有繇也因此以推神明之說原本深長矣烏得妄其所習毀所不見乎蔡季通書傳稱王氏之言曰成周以前其俗皆嚴鬼神以書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臯疾爲告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郝敬亦曰三代之隆醇風未散上之立教也以亨帝爲仁以奉先爲孝臨之以鬼神則愬諭之以灾祥則愬後世機智深文巧勝反指殷人爲尙鬼謂祭祀爲矯誣矣此教化之所以逾難罔罟之所以日密刑罰所以日敝矣賞怒不施而鬼神之惕教民之忠也故夫子有取于盤庚云爾然則感應篇者三代盛時所以不用刑威而化民成俗之一道也

卷七十一

跋

五

釋夢英書說文偏旁跋

朱文藻

右釋夢英書說文偏旁目錄五百四十字刻石長安文宣王廟碑長五尺六寸濶二尺八寸每行三十三字皆篆文每字下或釋以正書或系以音切首行標題并鐫人姓名後署延平年月皆隸書自序及郭忠恕答書并附元守全王審亮安懷玉劉知信柴禹錫官階姓名皆正書篆文垂字其半缺蝕餘皆完全可讀也自序云依刊定說文重書偏旁字源五百四十部今取徐鉉校定本并徐鉉繫傳互勘其部敘次第不同之處甚多而說文所有一部此部無之帖中所有卅二部說文無之故說文只一部三十九部而此帖有五百四十二部也覈之郭忠恕答書稱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可知夢英所書與今本說文數合或刻石時有增益也而郭書下文

又云按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子部合收在子部既云子收在子而何以云惟有五百四十部且與上文語意不合是所不解耳又取郭氏所著汗簡互勘亦有次第不同而又不收曰聿二字合之聿字少者三部其艸部則有之而增入一部是實五百三十八部矣蓋說文自徐鉉入宋始有定本已前皆係家自爲學矣英公郭氏皆講篆學于五代之末各守異本其所稱依刊定說文者是當時諸儒所刊定非後時徐氏所校定也又或說文繫傳汗簡三書宋刻既亡今所流傳不無譌謬難信不若此本雖有增減移置究屬宋初石刻且筆畫章法迥與近時鈔本而自妍媸不同是可珍也

顧氏音論跋

戴震

右三卷考論韻之原委蓋欲據唐人正宋已後之失據古音

卷七十一

跋

六

正唐人之失意甚謹也隋陸涑言唐孫愐之書不可得見顧君所見止于宋陳彭年邛雖所刊益名廣韻者耳廣韻已繇諸本致使唐宋用韻沿革異同莫之或知已顧君之精博而猶薰之疎它人繇論矣方開皇初涑言同劉臻蕭該顏之推等八人論難後十數年八人或亡或存涑言獨自屏居乃定爲切韻五卷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距仁壽初涑言換韻時凡七十有七年其後鄭知玄更曰朱箋三百字粵七十有五年爲天寶十載孫愐增修改名唐韻天寶末集賢注記稱上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涑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換韻英仍舊爲五卷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分析至細而南部新書天寶時有陳庭堅撰韻英十卷然則注記所謂舊韻四百



三十九殆庭堅之爲與所謂仍舊爲五卷者殆仍法言卷帙與自天寶末又二百五十三年爲宋景憲四年而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依九經書例頒行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修廣韻法言韻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孫愐自敘侈列其莽後引據人注中諸書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晁公武誤曰爲增加字至是其多非也集韻韻例曰先帝時令陳彭年正離因法言韻就爲刊益蓋二百六韻寔法言區分舊日故廣韻卷首猶題云陸法言撰本法言韻既經鄭知玄關亮等九人增加復有諸家增字至宋合集其勒成一部是曰改廣韻之名而字數止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孫愐夾九人者之一耳寶元集韻就廣韻刊修新增字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合新舊字凡五萬二千五百二十五當景憲中

卷七十一 歌 七

詔殿中丞正離重定切韻也龍圖待制戚綸復承詔詳定考試聲韻于是略取切韻要字備禮部科試謂之韻略其同用獨用例未改後三十有一年爲景祐四年更刊修廣韻韻略曰賈昌朝請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是年四月奉詔修韻六月卽呂所修禮部韻略頒行今廣韻上公聲末六韻與禮部韻略集韻同而與平聲入聲齟齬者此不宜爾也吳才老韻補上聲五十二嫌五十三檻五十四儼猶舊次公聲夾同集韻蓋由習于景祐通用例合儼于攷忝合范于嫌檻合儼于艷橋合梵于陷鑑遂迷失乎舊顧君嚴辨廣韻禮部韻略之異同于廣韻上公聲末六韻弗首于禮部韻略合廢于隊代遺而未舉所舉二書同用獨用例異者八處不知僻是而十有三處犁然可考而唐宋用韻沿革之大節目寔

其詳補正之至如六書轉注一條所是者蕭楚諸人之臆說所非者裴務齊鄭漁仲諸人之謬誤古所謂轉注漢許氏之所傳槩未之有聞焉予別有辨正見答江先生論小學書茲不具論其尤關音韻者

宋紹興十八年進士題名記跋

王鳴韶

宋紹興十八年進士題名記明張明道刻石於滁州之歐梅亭篆額下分六成第一成列紹興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御筆手詔又十八年四月初三日御試策一道計二十八行每行十一字字如錢大第二成錄勅差知貢舉同知貢舉叅詳官點檢試卷官計四十五行行十六字第三成別試試官點檢試卷官又御試勅差初考覆考詳定編排覆考點檢試卷

卷七十一

跋

八

等官計四十八行每行亦十六字第四成同年小錄首記皇帝御集英殿唱名儀式及法慧寺拜黃甲敘同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鄒國公又題名石刻賜聞喜宴又於新進士中擇其人爲糾彈牋表主管題名小錄掌儀典客掌計掌器掌膳酒果監刊諸司計四十四行每行十三字第五成第一甲至第五甲姓名鄉貫計四十一行每十人爲一行下成明道有跋自第二成至第六成視第一成詔書字較小僅及其半也乙未又十月借錢公本錄出是榜朱子爲大儒餘若尤袤蕭燧李彥穎蹇駒驪師旦皆知名者朱史李繫崇慶晉原人楊大全眉州人丘審江陰軍人錄中亦有是三人第籍貫不同登科年甲亦異蓋同名者紹熙雲間志柳仲永字德修鎮江丹徒縣貫實華亭人云錄中第五甲朱江蘇州長洲縣不



書平江又季時亨婺州大雲縣今宋地理志婺無大雲皆傳寫之誤也宋登科錄今已不傳此以朱子故獨傳猶得考見宋時登第儀制予始祖左朝請大夫兼崇政殿說書文毅公時官左承議郎行宗正寺主簿實爲參詳官此錄于予家尤可寶也

元至正十年山東鄉試題名記跋

王鳴韶

元太宗始得中原以耶律文正言定科舉選士格旋以人言不便而罷至仁宗延祐元年始復科舉之制距太宗時已八十餘年矣時分鄉試行省一十一天下選合格者三百人赴會試以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鄉試于次年二月初一日初三日初五日會試試各三場御試以三月初七日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所謂右榜也漢人南人爲一榜所謂左

卷七十一

九

榜也首場經題主朱子章句蓋始于此御試止于三甲亦始此也此爲至正十年山東鄉試題名碑記鄉校之有題名自是年始今在濟南府學明倫堂東西向許或書并題額毛元慶撰文額八分書碑正書合宣慰司所部三路十有三州四十餘縣之士四五百人額取蒙古色目九人漢人七人合十六人記稱十五人者指備榜而言元之舉人以德行爲首試藝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幾十年而始興科舉之如此其重舉額又如此其隘宜其舉之難能而可貴也今時三年一試舉于鄉者數十人其所業不過時文數篇試律一篇而已而鄉學刻石之事未之聞也則以舉之爲故事習焉而不加異耳此刻可考元省試之遺制僉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拜住爲監試官具書幣請考試官三人禮部尚書梁宜國子助教

黃昭翰林國史院典籍毛元慶卽郡治爲試院非若今時之有貢院也濟南又有至正二十二年鄉試題名碑記孫翥撰文吳頤題額趙恒書丹正書後列摠行提調官擴廓缺穆邇名下有提調官及正榜人名惜俱殘闕不可讀在明倫堂西東向記稱書于濟南之明遠堂此堂之額今殆屢易矣予旣得石刻本因抄至正十年題名記爲一卷附孫翥記于後倘有好古之家模板以行甯非識小之一助也哉

洪武四年會試錄跋

杭世駿

右合戊申己酉庚戌三科之士而試之就試者凡一百八十有九人取一百二十人吾邑俞友仁爲之首初制一甲第一人授禮部員外郎第二人授吏部主事第三人授禮部主事二甲俱授六部主事三甲俱授縣丞友仁廷試在三甲二十

卷七十一

跋

十

六循例授官宦途亦不達時安南占城高麗之士在本國鄉試畢準至京師會試高麗至者凡三人獨金濤獲中濤廷試在三甲第六亦授縣丞後乞還爲其國相是科陶凱潘庭堅爲主文官考試官則詹同宋濂原本鮑恂也時許於儒官儒士內選用經明行修之士主考試事恂以前元貢士得與其列蓋明初之制如此甯都魏水叔以爲有文名而用之則臆說也獨濂位祇學士試錄前序專以屬之蓋鴻文鉅手當時無有出其右者於此見文字之有定價且以見諸公之能溫克以讓而濂之足以當此而不媿也其命題尚仍元制先五經義次四書義至洪武十七年始改用四書義三道此錄舊藏秀水朱檢討家檢討詩綜時嘗持是以綜核明初人物雍正甲寅余友錢塘汪君師李假之于其曾孫繩武持以示



余余爲詳考其典制別錄一通跋而歸之師李其殿試之制  
太倉陸容撰菽園雜記已詳載之茲不復贅述云

宋明大禮私議跋

齊召南

謹按繼統不繼嗣惟舜於堯禹於舜當之以異姓禪代實君  
臣也若一代中或世或及其繼統也惟在繼嗣統無貳嗣亦  
無貳爲前君嗣子者始足爲君前君無子命族子爲子君命  
卽祖命也亦卽天命也預養宮中與臨時有詔一也此世嗣  
之繼而統不絕也前君無子傳同父之弟其名曰及無親弟  
而命從弟爲親弟以嗣其先君亦及也君命卽祖命亦卽天  
命也以旁枝入承大統爲君命爲親弟始爲先君嗣子此以  
繼及爲繼世因繼統而繼嗣者也明太祖頒大明律服制多  
依前古海內共遵一旦有子孫爲人後者襲世爵受世業不  
考所後而考所生名不正言不順族黨告之官官其不準禮  
據律斷以不孝乎爲人後者亦可以兄終弟及繼爵業不繼  
嗣之說解免乎况天子承天法祖其統之一惟在乎嗣之無  
二也邪說如璵萼名爭大禮實蔑祖制亂天常逞私心以興  
大獄而後來好辯論者尙多爲其所愚亦怪矣哉因讀翠庭  
先生正議能掃邪說以明古禮之關倫常確不可移也

建元類聚考跋

錢侗

伯兄旣勤甫博考載籍著列代建元表一書凡漢以後正閏  
外國紀元有年可繫者咸具表中矣然表以紀年年遠世湮  
則有僭僞外國之號僅見于金石史志而何人何地不能深  
悉者恐後之人病其漏失於是并正統建元彙錄之依韻編  
次爲類聚考上下二卷我朝重熙累洽景運萬年建元未

敢登載志慎重也書成于乾隆癸丑歲侗嘗錄副置行篋友人數愆思付梓因于嘉慶壬戌命工刻于青浦寓館時伯兄客京邸四載矣旣以書來告曰予之爲此非欲遽以問世比時倥傯奔走亦無暇爲寫定然以見聞所及尙有原稿脫謬者如下平聲十陽向無常平今知爲國初逆賊鄭成功據臺灣時僭號十六蒸興朝未詳今知爲明末流賊張獻忠義男孫可望僭號上聲三十二皓保泰三十八梗景興亦均未詳今知爲安南國主號去聲五寘向無義明今知爲日本國主號六至向無利用今知爲國初逆賊吳三桂僭號十遇向無裕民今知爲國初逆賊耿精忠僭號十四泰大慶向注西夏主號今知爲國初逆東土酋王耀祖據新興時亦僭是稱以上各條子其悉更正之日唐宋以後古錢著號文

卷七十一

版

七

獻無徵者日出而不窮以子好蓄錢幣其有創獲亦爲我補之用資宏覽益兄于是書欲然尙不自足而彌愧侗之校刻疏漏未有以裨益我兄也年來頗嗜金薤遺文得大理明政三年石城碑天開十六年淵公塔銘考明政天開二號不見宋史大理國傳檢馮甦演考及倪蛻雲南歷年傳諸葛元聲史政竝作正卽是書所本今驗石刻實是政字較爲可據而考諸書所載大理楊干真又有光聖興聖二號段思英號文段思曠又號順德段志祥號天開亦皆是書所闕又侗前後身古錢則有陳公新寶宣定通寶祥宋元寶明宋定寶金圓

世寶金帶通寶寶永通寶廣和通寶景盛通寶治聖元寶大元之寶大升元寶畫隆通寶政定通寶凡若干品其上二字或皆建元故以施于鼓鑄而大世爲隔末賊劉迦論號今有



大世通寶正書錢與隋唐時絕異是亦可補所未備也外如大明爲劉宋太祖及大理楊干真改元而今有大明通寶錢則明中葉所鑄其後魯王以海竄越中又嘗鑄之前代錢文此例甚多若大唐大宋皇宋聖宋大元率以建國爲名而非改元卽漢陽泉使者舍熏鑪歛題六安十三年六安乃漢時王國封地以紀其歷年與五鳳磚稱魯卅四年之例正同凡此之類皆不可據以增入至於危素說福齋集序元氏族譜謂楊行密子渥僭稱大吳改元隆演不知隆演乃渥弟之名此其錯謬尤不待辨又豈得妄執道聽之言以廁其列與昔鄭康成注論語哀而不傷讀哀如字箋詩則以哀爲衷而答劉交云論語注人間行久不復定以遺後又注坊記引燕燕詩以爲定姜之詩答吳橫云記注已行不復改之可見古人

卷七十一

跋

三

著述不嫌彼此兼明無取改從畫一也侗敬承兄命而不欲多有剝損故遲久未報頃嘗竊取鄭氏門人之意略書所見寄質請俟他日重編更正而伯兄善之謂子言實當且足廣余作書之意蓋先爲跋繫其後因識如此

跋

敦煌長史武斑碑跋

黃易

乾隆丙午秋八月大河恬順歸嘉祥見縣志載紫雲山漢太子墓前碑一通中有一孔碑既有穿意必古物亟遣工人搨致八分書漫漶甚額曰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碑陰正書曰武氏碑辨為漢武斑碑與洪氏隸釋對勘存字顯明者無幾其露出波磔隱隱可辨者都為併計止三百十二字按此碑歐趙已云漫滅况又閱數百年乎書體類武榮碑斑為榮兄碑乃久湮不得與榮碑並峙學宮殊可慨歎洪釋久代鬼方趙云克伐鬼方今審為克伐洪云萬載歎誦實是億載洪釋存四百八十字今已少一百六十八字碑二十行行三十餘字或多或少今依隸釋行數摹出覽者披尋文字朗然矣

卷七十二

跋

郎中鄭固碑跋

吳玉搢

右漢郎中鄭固碑今在濟甯州儒學只存上段十七八字下段磨滅或十字或十一二字不等如洪趙諸公所辨逡遁之類已不存矣金石文字記云此碑書妣作婁與費鳳碑同今此碑妣字尚存并不作婁或亭林誤記他碑之字也劉太乙續金石錄云弱冠仕郡謚曹掾史歐本作諸今本諸字雖少漶漫然筆畫具在亦不作謚楊升菴云子雲本姓楊從手不從木碑云有揚烏之才謂童烏也字正從手升菴之言信為有徵劉跋概書作楊誤矣又碑云頤親誨弟頤字作頤變臣



爲正此與前姬字作姪同皆繇變也劉作順親亦非

蒼頡廟碑跋

吳玉搢

右漢蒼頡廟碑並碑陰兩側共四紙前碑及陰漫滅已甚惟  
乃諏訪國老及蒼頡天生德于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憲  
及乃作頌曰數句可讀頌後又有劉明府字其他字畫時有  
存者然皆不成文理碑陰有五官掾高陵守故督盜賊等字  
蓋亦掾屬題名然姓名無一存者故皆不可著錄惟兩側字  
尙多明白可讀其一略云朔方臨戎孫羨以永壽二年爲朔  
方太守仇君察孝除郎爲太原陽曲長延熹四年遷郤令五  
年到官奉見劉碑字止存小旁以前明府立祠刊石表章大  
聖之遺靈以示來世後列郡守丞張疇左尉沙爰二人名下  
有題名三列可見者一十五人有郤縣三老郤三老主記掾

卷七十一 跋

史門下功曹門下遊徼門下賦曹功曹史錄事史軍假司馬  
從位掾文學掾等名惟六人姓名全其一亦有題名三列姓  
名全者七人餘皆殘缺不完有議曹史功曹書佐高陵左鄉  
有秩萬年左鄉有秩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夏陽候  
長栗邑候長等名而集古錄所稱尙有池陽集丞有秩袞羽  
候長則已亡矣蒼頡廟蓋在郤縣此碑頌乃郤令孫羨奉劉  
明府之令爲之而碑陰兩側則備記孫令出仕始末及其掾  
屬所出錢數也此碑自歐趙而外他家皆所未見越今五六  
百年乃復爲人所椎拓而予適得之碑字特小隸法頗精兩  
側字時有縱筆不及前碑之嚴整然其佳處亦饒有曹郤陽  
碑陰風致但破碎零落他人不肯諦視故棄置至今耳予挾  
之行笈中渡河者二冬夜篝燈一一檢錄時漏下數十刻未

也 休旁觀睨視漫不省爲何物其捉鼻蹙額者不知日凡幾輩

### 孔宙碑陰跋

吳玉搢

右漢孔宙碑陰凡六十二人漢碑陰多不題額惟此及陳德鄭季宣碑陰有之隸釋云漢儒開門受徒著錄有盈萬人者其親受業則曰弟子以次相傳受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此碑前列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後列弟子十人如果親受業爲弟子而以次相傳授爲門生不應弟子反列門生門童之後隸釋此言雖本之歐陽集古錄恐終未可深信也

### 鄭季宣碑跋

黃易

右碑在濟甯州學宮戟門之東正南向壁碑陰向外篆額曰尉氏故吏處士人名下半久埋土中康熙年間山陽張力臣

卷七十二

跋

三

著濟州學碑釋文已稱碑字半沒亟宜出之乾隆丙午夏翁詹事覃溪欲易拓致正面碑額碑去壁不盈尺工人伸紙頗難上方剝落深寸許額字不復見詹事復趣易升碑甚力工師見石質鬆裂不敢移動易銳意辨此裏瓊貫索百指一心出土無損作二石柱夾之嵌置堅牢兩面皆露正碑原有四十四字其下復露出二十三字碑陰原有六十六字其下復露出五十字是役也新出七十三字又露出偏旁不可辨者七字數百年沉埋之迹一旦復見眞生平快事督工細搨審辨行字與洪丞相隸續所載微有不同正碑內折駕之折字似掄字伐石下摛字實擒字又郎中帝齊徽門卒約庭世等字洪釋未有碑陰人名四橫今存其二內中毛武是毛良吕林似吕彬盛伯是盛相又永元容守珪幼宓邯鄲等字洪亦



未有洪云鵠與鵬同音鵠是鳩名恐是趙簡子放鳩事按許氏說文鵠鵠鵬也从鳥舟聲張流切孟蜀石經怒如調饑作朝饑楊少師韭花帖亦作朝饑說文朝左从舟古文舟周通用則鵠鵬亦可通用顧南原引書古文訓放驩兜于崇山驩兜作鵠以放鵠上有虞字證此爲驩字無疑然放鵠下乃沙字無兜字南原之說未敢深信自以洪說爲近洪釋此碑共存五百四十九字今止存一百八十三字家藏雍正年間搨本較今本正碑尙多五可躍虞能葬故吏追頌等字碑陰尙多郎故孟都關內掾郵等字數十餘年來已剝泐如許再閱年華不知更缺字幾何今時精搨之本可不珍重秘藏歟

漢庶君跋

吳玉搢

右漢庶君題漢故樂安太守庶君亭口十篆字爲二行亭下

卷七十二

跋

四

一字不可識其所云亭意亦樊毅華山亭之類考水經注天下碑錄及洪趙氏之書皆無此碑今碑不知存否予所收者獨其額耳初錢唐金壽門示予此拓本釋作麋君細按石文鹿下從火蓋庶字也考姓氏書無庶字然韓勅碑有庶次公庶李公碑側題名有庶恢字元世今此碑額在曲阜野中是魯地故有庶氏而姓氏書失載也庶音庖周有庶玉爲秦將漢有庶宣又按鄭芷畦云省志陵墓營諸王墓下云魯恭王孫皆葬于此大墓二十餘石獸二石人三胸臆間篆刻曰漢樂安太守庶君然則庶姓出魯恭王之後而子初以此刻爲碑額者亦非也

笮式碑跋

黃易

右廬江太守笮式碑與涼州刺史魏元平碑共裝一册簽題

曰漢碑實故相泰安趙公所藏乾隆癸卯夏王古愚得於濟南割愛見貽乃裝爲二寄都門翁宮詹覃溪題跋乙巳五月知膠州張蔭堂從聶劔光處得靈臺朱龜譙敏三碑贈易晴窗展對與范魏二碑裝池同出一手脩短悉符延津劔合不勝狂喜因共爲一函題曰漢魏五碑按元天厯間幽州梁九思奉敕歷山東河北拓金石文字三萬通彙進類其副二百卷題曰文翰英華此碑有元內府都省書畫之印濟南府印或卽九思所進未可知也唐李嗣真以此碑爲蔡中郎書翁宮詹論之詳矣吳念湖以鄭氏通志所載一廬江太守范式碑注云蔡邕書濟州一魏范式碑注云有碑陰青龍三年未詳是范式實有兩碑則李嗣真所指不爲無據或以爲前人著錄往往一碑複見通志亦未可信然碑中范君行實甚略

卷七十二

跋

五

自因別碑已詳茲不重叙耳此碑原本久失崔儒昧初得碑額李鐵橋繼得正碑及碑陰俱立於濟甯學宮戟門下此揭較原石多一百數十字實海內希有之迹亟雙鈎付梓以公同好焉

廬江太守范巨卿碑跋

張塤

五年前黃君小松拓范巨卿碑額見遺想此碑拓本或雷人間今見之喜可知也隸法蘄絕精華呈露當是炎劉遺老所書嫌爲俗工裝背凡泐處皆翦去只存三百卅字合洪氏釋文而讀之攬論大略故釋文亦曰碑也碑曰三府舉高此四字本弟侍御史拜冀州刺史遷廬江太守以疾告辭此四字本弟侍御史拜冀州刺史遷歸終于金鄉者而漢史獨行傳則曰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後遷廬



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其說之不同有此碑曰冀州史曰  
荊州史以紀新野縣孔嵩之事隸於荊州故書之若在冀州  
無事迹故弗書也碑曰青龍三年正月丙戌縣長汝南薛口

此十字  
拓本缺

云云巨卿是山陽金鄉人則所謂縣長金鄉之長趙

氏錄有金鄉長薛君頌薛諱言字公謀卽其人也頌曰吳寇  
來平耀威海隅吳謂吳大帝孫權趙氏以薛頌爲晉碑誤也  
薛於巨卿故里立嗣銘墓宜去青龍三年不久也碑曰探嘖  
研機洪氏云嘖卽蹟字非也許慎曰嘖大呼也賈逵曰嘖至  
也許慎學于賈逵蓋左氏傳嘖有煩言當訓爲呼而易繫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嘖當依賈訓爲至言情僞之極至也此  
碑嘖字正用古本繫辭作蹟者今本也

晉劉府君墓誌跋

武億

卷七十一

跋

六

分書文云晉故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征東將軍軍司關中  
侯劉府君之墓君諱韜字泰伯叔孝處士君之元子也夫人  
沛國蔡氏案誌向爲土人掘井出之已二十餘年仍棄置一  
民家乾隆癸卯余自杏園莊假之而歸石以今尺量度不過  
二尺餘上銳下齊作圭形無年月可考字皆完好無缺晉碑  
世不多有而此誌尤喜爲余得獨不淪毀亦其有幸不幸歟  
劉君官不爲卑然於功狀竟無所鋪叙古人之不溢美尤爲  
可愛如此誌所言關中侯證之金石錄晉光祿勳向凱碑有  
賜爵關中侯晉鴻臚成公重墓刻有守鴻臚關中侯隸續晉  
右軍將軍鄭烈碑賜子一人爵關中侯與此符合或曰關中  
侯卽關內侯之異文余謂不然魏書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  
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

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

侯關內侯凡六等志見三國志注引晉書武帝紀五等之封皆錄舊勳

本為縣侯者傳封次子為亭侯為卿侯為關內侯亭侯為關

中侯然則既有關中侯又直關內侯其為二爵顯然而世多

混同為一此古制之存愈以失考也又晉書符堅載記馬建

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勒碑軍司之名同此誌石

出自杏園墓亦當在是然無可尋矣

魏故寧朔將軍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宜陽子  
司馬元興墓誌銘跋

馮敏昌

右魏司馬元興墓誌銘與後司馬景和妻墓誌銘司馬景和

墓誌銘司馬進宗墓誌銘於乾隆二十年間同時出土其地

在今縣東北八里葛村蓋父子夫婦宗族合葬于此故其出

卷七十二 跋 七

亦同時也諸誌初出為縣學生張大士購得其三復有韓姓

者買得是誌以贈河內劉姓今自劉姓轉入孫姓人家孟人

欲贖歸不得僅宛轉搦得紙本因載其文如右碑誌稱元興

為河內温人葬于温城西北廿里按太平寰宇記云古温城

在温縣西南三十里周司寇蘇忿生邑漢為縣東魏天平中

移縣于古城東北七十里隋大業十三年又移于今所温縣

志亦同云古温城卽今所謂安樂寨者是也以里數地望考

之葛村正居古温城西北二十里蓋後此三十年温縣始移

而此則正在其未移之前者也又其時河陽城在野戍似以

溟為界故此地屬温厥後孟州城移于今所則以沅為界地

遂為孟境矣是可想見昔之疆域焉又按比誌序其世系甚

詳其所云武王欽者見於晉書河間王司馬顒傳末蓋元帝



以嗣河間者但官階不具唯穆帝紀永和九年書遣太尉河間王欽脩復五陵及哀帝興寧元年三月書散騎常侍河間王欽薨而已其右衛將軍中護軍使持節侍中及贈諡皆略而不載又所謂景王曇之者亦見于孝武帝紀太元九年十月所書河間王曇之薨而已其官階贈諡俱不見焉是此誌云云足補晉書之缺略至云簡公叔璠者魏書本傳亦稱父爲曇之及歸魏爲安遠將軍丹陽侯至誌所云在晉爲淮南王秘書監鎮北將軍并刺徐兗二州及在姚秦爲殿中尙書入魏有卒後贈諡則魏書北史皆缺而不載而於其長子靈壽之卒則又載其贈諡是史疎而此密又魏書載道壽爲寧朔將軍丹陽侯而誌所云爲驃騎府從事中郎鎮西將軍略陽王府長史魏書皆略而不載則史略而誌詳矣又魏書云

卷七十一

敬

八

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則似但名元興者而志稱諱紹字元興是尤足正史氏之誤焉又誌稱永平四年歲次辛卯者在南朝當梁武帝天監十年與史相應唯所稱魏太和十七年歲次戊申者則作誌者之誤按通鑑太和十七年當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係癸酉而非戊申又所云七月庚辰朔十二日壬子薨者以庚辰推之十二日當云辛卯此云壬子皆誤究其所以蓋自太和十七年薨至永平四年遷葬前後相距已十九年故追書而誤耳其誌石殊無損剝書跡廉悍勁折饒有筆力于南朝可敵王僧虔自可稱爲佳書今其石雖已轉徙然孟地乃其自出故旣載其文復屬湯子合名以校志之暇重摹入石存其筆意庶與現存後魏諸刻仍聚斯境而孟人亦不歎舊石之相去轉遠也

唐孝敬皇帝睿德碑記跋

武億

案碑下截殘泐幾不可辨考新唐書太子宏傳帝自製睿德紀刻石陵側卽此碑也其上云宏字宣慈史于燕王忠太子賢並書字而此獨見遺蓋失紀也碑石過大摹搨常不易構世旣罕其傳而史遂於書字亦未之及今賴此碑補之是尤可重云年纔一歲遂立爲代王高宗紀永徽六年封子宏爲代王休傳若以一歲始封數之自永徽六年至上元二年太子宏之薨計年乃二十一而傳作二十四歲者誤也紀云卽以上元二年九月九日遷窆于景山之原據傳唯云葬纒氏考記墓者多以山原誌其藏示不易變也然則如此紀所云亦爲得其實又顧亭林云古人主有追封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惟秦文公太子卒賜諡爲靖公唐代宗追諡其弟故齊王佖爲承天皇帝然於高宗追諡太子宏爲孝敬皇帝顧氏竟亦失引今以此碑按之并可著其闕也題額與昇仙太子碑皆飛白書世尤不多見故并著之

卷七十一

跋

九

武后石淙碑刻跋

李調元

石淙碑者武后與羣臣侍宴賦詩紀遊之石刻也武后高宗妃并州文水人荊州都督士護之女永徽六年立爲皇后中宗卽位稱皇太后臨朝尋自稱皇帝改國號曰周自名嬰在位二十二年中宗反正諡則天順聖皇后有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六卷所製製字多見各字書點畫小異釋音作十二字六書略作十八字今所見石淙共三十九字除其重復實十七字也其中有非古文而后製者亦有本古文而后用者夫古文遠矣而創意變更者卒皆起于季世然亦不止武后也



考通志略云創意者昃吞焮三字並音桂乃秦博士桂真之後避地別居各撰其姓之文而不殊本音又云雷音鬱音迓音鮒音磧音聶音芥音舉寇音褒發音擁八字孫亮命子桂據氏命姓孫氏命子制十一字惟焮猶得桂聲而又無義餘十字聲義兩途俱不通文而非文字而非字者也論變更者芘音沾秦人以市買多得爲芘又罪舊作臯始臯以其似臯字改而作罪至于對舊作對漢文以言多非誠故去口而作對隋舊作隨文帝以周齊不遑寗處故去辵而作隋疊舊作疊新室以三日太盛改爲三田馱舊作馱宋明以馱類禍改而爲瓜形影之影舊作景葛稚川加彡于右軍陣之陣舊作陳王逸少去東用車屋丘之山三倉合而爲厓音章貢之水後人合而爲顛鄙各本一名分而爲高邑者漢光武也鄭嫌近鄭更而爲莫爾嫌近幽更而爲邠此並唐明皇所更也荒昏二義元次山諡隋煬帝合之爲髑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三代以來兒于經典皆率由舊章未之有變也自李氏庸亂之主厭故喜新自謂非天子不考文舉日行之古字假帝制而自爲亦蔑古之甚矣况乎出淫昏女主尚何考之有然自唐以來世代漸遠各字書多引之則亦古文中之一體矣說者謂后之詩文皆崔融等所爲則此等又皆出于當時文人之筆非盡后製也

金輪石幢跋

周震榮

石幢在城東南塔兒巷會福寺唐武后時縣令聞生元相造高一丈二三尺四面俱方徑寬尺許上刻武后立像四面皆同正面大書方二寸凡六行每行十字末行止六字字體類

歐陽率更其下小楷排列銜名字半模糊不可辨識左方亦列銜名右方及後面爲明人磨泐別刻記文其文浮漫無當故不載別有王像雲碑記詳載文銜其徵名多人皆無可考意當時縣中人也官銜惟佐史里舌最多按唐百官志凡縣有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十六佐意佐史卽其流也里舌舌字疑正字之變字書無舌字古文正作正恐是其流訛也又有坊舌想亦坊正之訛存此以備參考

按舌字卽武后所造二十餘字之一故僞周石刻書皆如此此失考

大唐故朝議郎行兗州都督府方輿縣令上護軍獨孤

府君碑跋

馮敏昌

右獨孤府君仁政碑額題云大唐故上護軍獨孤府君之碑

卷七十二

跋

十一

陰文凸起三行行四字篆書碑文三十四行行四十八字正書此碑序其家世特詳其云高祖永業者北史及北齊書皆有傳謂其本姓劉中山人隨母改適獨孤氏遂從其姓今按碑中所云導擾龍之巨源疏斷地之曾岫逐鹿中原避時北漢因山易姓以氣雄邊者則俱指獨孤永業之先世出于劉氏者而言非謂永業之身之出于劉氏者也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載獨孤世系所稱易姓之由略與碑應而于永業之父冀不言永業爲其生身與否又按唐獨孤及自作其父通理墓碑所稱易姓之由亦與世系表大同小異而就其中所云歸生冀冀生永業者觀之則永業并非隨母冒姓之謂矣又北史及北齊書載永業生平歷官與碑詳略互見不必深論唯稱永業在齊時封臨川王與獨孤通理墓碑所稱亦同



而此碑則稱入周冊臨川郡王與獨孤世系表所載冀周司徒臨川郡王者又同其間彼此互異良由世代久遠俱難意斷又獨孤及以一代文伯自序其先世封爵而其中亦別有失于考據者其碑內所稱先世略云獨孤之先出自劉氏後漢世祖光武皇帝之裔世祖生沛獻王輔輔生釐釐生定定生節節生丐丐生長子廣嗣王位少子廩爲洛陽令廩生穆穆生進伯爲度遼將軍擊匈奴兵少援不至戰敗爲單于所獲遷居獨孤山下生尸利單于加以谷蠡王之位號獨孤部尸利生烏和烏和生二子長曰去卑爲左賢王建安中李郭之亂左賢王率其部衛帝自長安還洛後歸國卒次弟猛代立生富論富論生路孤路孤生脊脊生羅辰從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始以獨孤部爲氏爵永安公定州刺史生萬齡官至

卷七十一

跋

七

廷尉萬齡生稽又官廷尉爲鎮東將軍稽生歸又爲鎮東生冀官至征南將軍定州刺史贈司徒生永業卽通理之高祖云而唐書獨孤世系表則云漢世祖生沛獻王輔輔生釐王定以釐王爲定謚但爲一人又云定生節王丐節又丐謚但爲一人是又彼此互異及考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內載沛獻王輔薨子釐王定嗣定薨子節王正嗣正薨子孝王廣嗣則通理碑與唐書世系表以正爲丐者固字體小誤而通理碑以二人爲四人者誠誤矣且其間尤有錯誤足以自累其世系而并以累人之世系者則通理碑中所言以去卑爲烏和之長子劉猛之兄者按唐書獨孤世系表亦謂去卑爲烏孫之長子劉猛之兄烏和卽烏孫和蓋孫字之誤此又不必論但論去卑非烏孫之長子亦并非劉猛之兄而已今按魏



書鐵弗劉虎傳云虎爲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劉猛之從子魏興晉并州刺史劉琨合討之虎走歸劉聰聽以其宗室拜安北將軍云云又按晉書劉元海傳述其先世爲冒頓之後以母爲漢高祖宗女遂冒姓劉氏觀其初立國時所下國中之令可見聰爲元海之子以劉虎爲宗室則虎之祖去卑其爲冒頓之裔甚明今獨孤通理墓碑與唐書獨孤世系表并謂劉去卑與劉猛同父是不將使人疑劉猛之亦出于冒頓卽獨孤亦出于冒頓之後而此碑亦誤耶今試仍卽魏書劉虎傳所云虎爲去卑之孫而猛之從子者推之則去卑之視猛猶猛之視虎皆從子耳何兄弟耶故二人旣尚非兄弟况於同父卽魏書所謂從子者亦當爲同姓不宗之從子耳竊以爲劉猛自當出于進伯之後下開獨孤承

卷七十一

七

業獨孤仁政獨孤通理之屬去卑當爲冒頓之後下開劉庫仁與劉虎及其孫劉務桓劉衛辰以至於赫連勃勃之屬分爲二派則按之晉魏諸史庶皆兩無所妨而如獨孤通理之碑以及唐書獨孤世系表皆難專據者猶不若梁肅作獨孤及之弟獨孤正墓誌銘謂其出自進伯因部易姓隨云其後有羅辰臨川王永業渾而言之與此碑之略舉大意者皆不以去卑闌入之爲愈也且唐書與獨孤世系旣以劉去卑闌入爲劉猛之兄而於河南劉氏世系表又謂河南劉氏本出匈奴之族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其族貴者皆從母姓因改爲劉氏右賢王去卑裔孫庫仁南部大入凌江將軍弟眷生羅辰爲定州刺史其後徙居河南羅辰五世孫仕雋卽宰相崇望之十代祖云夫謂去卑之出自冒頓則誠當矣而謂其



裔孫庫仁卽劉眷之兄故劉眷之後皆冒頓之裔此甚非也去卑與劉猛不同所自出則庫仁安得謂劉眷爲弟哉卽以弟言亦不過同姓不宗之弟耳而遽謂其子孫皆冒頓之後可乎夫以劉去卑一人而於獨孤世系表則謂爲劉進伯之裔於河南劉氏表則又謂爲冒頓之裔以劉眷一人於獨孤世系表則謂爲劉猛之孫出自進伯於河南劉氏表則又謂爲庫仁之弟出自冒頓一人而二本始分而未合其自相矛盾多所牴牾如此其謂之何今按去卑之孫卽上所謂劉庫仁及劉虎並其孫劉務桓等當爲冒頓後裔一族而初不必以劉眷之後又爲河南劉氏者上冒之蓋河南劉氏與獨孤同出自劉眷卽同出自劉進伯者卽如此碑書撰皆劉姓而又皆宏農人當卽所云河南劉氏之派此亦可見其與獨孤

卷七十二

敬

志

甚親其言獨孤先世無異自言故能詳載若此是可卽此碑書撰人之於獨孤有關合者以并正唐書世系表謂河南劉氏出自冒頓之誤焉又獨孤世系表於永業父冀官爵下載其謚法而於永業官爵下不載謚法又北史及北齊書本傳但稱永業後爲崔彥穆所殺壹似不應得謚者而碑乃有謚曰貞之文茲考周書崔彥穆傳謂彥穆爲行軍總管討司馬消難軍次荊州彥穆疑荊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收而戮之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彥穆坐除名云云卽北史崔彥穆傳亦略同據此則永業之戮乃但出於彥穆之疑而碑所言謚曰貞者必其家自理得雪後所予之謚是又可以補世系表及本傳不載其謚之缺焉至表所載永業子子佳隔淮州刺史武安公者按隋書地理志無淮州唯南海郡有含涇



縣註云梁置衡州陽山郡平陳州改涇州廢郡二十年州廢  
今碑云曾祖子佳隋大將軍涇州刺史者正與隋書地理志  
相應乃涇州尚未廢爲金涇縣之時而正可以訂此表以涇  
爲准之訛又表謂子佳爲武安公者亦指隋言今按碑載子  
佳在周爲武安郡開國公在隋爲應國公亦當以碑爲正又  
世系表於子佳之子義恭名下略不載其官爵而於其族人  
爲主簿都尉參軍之類悉載之今按碑所載義恭在唐歷官  
至溫汾歸棊四州諸軍事棊州刺史高平縣侯其官爵尤不  
當略是宜據以補世系之缺至義恭之子士贇卽仁政之父  
與仁政之子宗其名字官爵世系表皆缺載是尤宜據碑補  
入者也蓋唐書之闕誤見於吳鎮新唐書糾謬者至多而其  
可據此碑而補正又旁及他史者亦不一而足焉

卷七十二

跋

五

雲麾將軍李秀殘碑拓本跋

朱文藻

右二石礎拓本皆圓徑尺二寸弱字可辨認者一才二十字  
一得八十七字合縹糊字計之每礎各約一百二十字別有  
石刻康熙三十一年順天府丞石門吳涵所撰記詳述二礎  
顛末云是唐雲麾將軍李秀碑北海太守李邕書邕書雲麾  
將軍碑有二此在良鄉者乃李秀碑與在秦中之李思訓碑  
蓋同姓同官而異名也春明夢餘錄稱范陽李秀唐明皇時  
以功拜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  
卒於開元四年葬范陽福祿鄉碑刻于天寶元年今碑已殘  
闕無姓名官爵年月可考據碑中所有字成句可讀者如武  
表先公之墓則爲墓表可知曰遼水渺瀰則在范陽無疑曰  
懿文壯武廣孝移忠利倍往昔功省今茲是其功業略可見



也曰賢和淑慎靜恭貞白此必稱其所配之德曰國家方策  
壇拜將考元宗初年契丹突厥皆興戎事而李秀旣爲范陽  
人則其所効武功或卽鄉土所近築壇拜將當指薛訥伐契  
丹之事惟朝議大夫使持節不知何指耳碑析爲六礎度今  
拓木每礎圓徑二寸以方廣計之則是碑高僅四尺餘博不  
及三尺也準以唐時碑製恐所殘損者多矣礎由良鄉輦致  
宛平縣署又移入京兆少尹署遂爲王京兆惟儉攜四礎之  
大梁然王京兆旣好此礎何以又畱二礎于尹署此誠不可  
解者豈非神物完缺聚散實有數存今雲麾隴墓過良鄉者  
渺不知其處而片礪畱遺轉徙離合所遭不一顧此二礎得  
與信國祠堂永垂不朽殆雲麾之靈自爲呵護京師去良鄉  
四十里桑梓憑依亦雲麾之所樂也石門吳丞其功甚偉今

卷七十一

跋

六

戊戌之冬吾友陳萬青遠山萬全梅坨昆弟寓京師二君子  
皆吳公鄉里後進好古之懷先後同揆得此拓本與其同邑  
數友賦詩紀事裝池成軸出以示余因用昌黎石鼓詩韻作  
歌附諸君子之後復叙論之如此

韓昶自爲墓志銘跋

馮敏昌

右唐故朝議郎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柱國韓  
昶自爲墓誌銘石方廣皆二尺厚四寸五分四旁鐫鏤花紋  
誌凡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石旣堅厚完好書亦工楷可觀  
按縣牘略云誌石於前明萬歷年間自孟縣北二十里蘇村  
卽古尹村韓王壠前出土當時韓文公裔孫得之藏於家至  
國朝雍正四年河南巡撫田文鏡以孟縣卽古河陽地爲  
韓文公故里因飭府縣查取後裔入告請龔五經博士其

時裔孫璋法祖以其七代祖以下宗圖呈闕并稱戶編儒籍世耕祀田官支祭麥更有家藏別駕此誌石刻可據巡撫據以具題後經部議以引例失當未得准行至乾隆元年法祖再行呈請照周程朱張之例懇准襲五經博士經巡撫富某再奏仰蒙

聖恩俞允

欽賜世襲五

經博士奕葉昭垂光於今古誠

予載一時之遭際也謹按韓文公新唐書以爲鄧州南陽人至朱文公始以爲河內之南陽而更引董道說謂公爲河內之河陽人又引公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及女孥壙銘所云歸骨於河南之河陽及張籍祭公詩所謂舊塋盟津北者以辨之其論踴矣然朱文公此考末又云然則南陽之爲河內脩武無可疑者是朱文公或以公所謂墳墓者爲在脩武矣是

卷七十二

敢

七

以後人作脩武志者皆載韓文公爲脩武人與作昌黎縣志者據舊書載公爲昌黎人其說皆堅持而不下而不意千載之下此誌乃出於孟縣尹村韓氏祖塋之前因以知韓公所謂往河陽省墳墓者確在此地而公之爲唐河陽縣人今孟縣地灼然無疑卽朱文公之考亦得此誌出而更以補其未逮蓋脩武與孟縣實近使非有誌石出於孟縣則謂公爲脩武人亦已得其中之七八不似新書謂爲鄧州南陽人者去而千里也然究未若河陽之爲的茲則公之祖墓因此誌而得其實而公之爲河陽人又因祖墓而得其實是實皆因此誌而得也然其石雖出而未大顯于世至本朝重道崇儒正學昌明之日而公之裔孫乃得抱其石以上邀殊恩而垂麻千載則此誌之出其所關豈特尋常之末而已哉且



竊以爲此亦不獨韓氏後裔一家之幸也蓋韓公衛正閑邪之功藉以食報則吾道之巨防更昭灼于千古矣斯其益豈不大與信乎此石之出誠有所爲宜謹守而勿失者也石今在城南門內韓文公祠堂壁間雖稍有損剝然所謂葬孟州河陽縣尹村者其蹟固灼然共見云

卷七十二

跋

六

湖海文傳卷七十三

青浦王昶德甫輯

跋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

碑跋

阮元

漢高密鄭司農祠墓在濰水旁礪阜山下承祀式微不能捍采樵者濰沙乘風內侵其深及牆祠宇頽沒元率官士修之祠南門外積沙深遠遂改門東向植松楊行粟于西南以殺風勢修齋正殿改書木主增建旁屋三楹爲官吏祭宿地建坊書通德門以復孔文舉之舊祠外田廬號鄭公莊者三散據高密安邱昌邑三縣地鄭氏苗裔百數十人居之務農少文而譜系世守猶可考擇其裔孫憲書請於禮部劄爲奉祀

卷七十三

跋

生給田廬使耕且讀是役也掘沙之工半於土木趙商漢碑見于著錄今求之不得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所撰碑搨其文讀之知承節之文乃兼取謝承諸史非蔚宗一家之學其補正范書昭雪古賢心迹非淺也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四寸文二十九行正書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勅於河南道訪察至高密因父老之請爲文文成未書碑而卒開元十三年八月密州刺史鄭杳始命參軍劉勰刻石于墓唐所刻石今無存賴金承安五年三月所重刻知之據金石錄云承節碑乃雙思貞行書今金碑改爲正書削唐人書碑舊名然其文則皆因唐舊無所竄改元以范書鄭康成列傳校之傳先始通京氏易碑無先字傳東郡張恭祖碑作欽祖傳徵爲大司農及與袁紹之會數字碑皆次於與子益恩



書前傳故太山太守應中遠碑作太山守傳所注周易尚書  
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碑多周官無論語傳答臨孝存碑  
作孝莊傳不爲父母羣弟所容碑無不字傳獲覲乎在位通  
人處逸大儒成從捧手有所受焉碑省其文作夫儒得意有  
所受焉傳乃歸供養碑作乃歸鄉傳遇闕尹擅勢坐黨禁銅  
碑載其事入銘辭中傳舉賢良方正碑作方正賢良傳公車  
再召碑作再徵傳其昃求君子之道碑無其字傳末所憤憤  
者碑作凡某所憤憤者傳亡親墳壘未成碑作吾親凡此異  
同比而核之可釋學者積疑蓋有三焉司農戒子益恩書乃  
歸老疾篤時事故宜在漢公車徵爲大司徒及袁紹邀至冀  
州諸事後而范書反載書文於前使事蹟先後倒置一也所  
注儀禮周官禮記范書無周官案司農周官注完善無缺世

卷七十三

跋

二

所共學而范書遺之二也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  
爲史以益生產爲父母羣弟所舍容始得去厠役之吏游學  
周秦故傳曰少爲鄉高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  
怒之夫父怒之而已去爲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書因爲父怒  
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三也至于易恭祖爲欽祖者  
金避顯宗允恭諱也孝存作孝莊者唐碑本行書石或剝落  
金時不肖而誤存爲莊莊爲漢諱未有不避者其他異同與  
范書可互校正故急表而錄之以告同志鄭杳見宰相世系  
表北祖房官至婺州刺史劉勰亦見表彭城房官至沛州刺  
史

董文敏公御書樓記跋尾 御官燕論語宋 鈔  
右御書樓記爲董文敏其昌懋并書前明神宗朝嘗御書手



札二十八通以賜太倉王文肅公錫爵公之孫太常時敏既作樓貯御札爰請文敏作記且書之其書爲正書墨蹟尤可寶書銜曰前史臣東宮講讀官拔文敏當皇長子出閣以編修充講官坐失執政意出爲湖廣副使記稱神宗曰上則知此記成於萬曆末也自前代入本朝王氏世守之中質於人乾隆辛巳太常之曾孫同州知府俊用白金十六兩購歸視曰吾家子孫自今成進士者卽予而俾藏焉己丑太常之來孫瓚賜進士出身官內閣中書舍人于是此本遂歸瓚瓚之會試出余房越五年癸巳來補官于都明年甲午請曰先生其爲之跋尾余受而觀之畢作而曰是豈獨書與詞爲子之世寶哉余且與子論明史記之言曰御札之所更端往復者孰大於建儲乎按明史文肅本傳萬曆二十一年二月

卷七十三

版

二

還朝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手詔示一也十一月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帝得疏心動手詔諭之二也已而有出閣之命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俱出閣儀物戶部尙書楊俊民給事中王德宏等力諫帝手詔欲易期文肅婉請乃不果易三也手詔傳凡三見皆以建儲其二十餘通者傳亦不及詳也文肅生平所立信莫大于此矣又考建儲一事初發之申文定時行王文端家屏諸公而出閣之禮獨贊成于文肅雖久之冊立沈文恭一貫實爲之向非出閣何以冊立然則始終克建此事非文肅之力不及此余竊以爲古所云爲臣良獨難者豈曰建儲云云而已夫君子必有不肯持祿保位之心足自重于人主又必有實能周咨虛受之量減信于同列猶以爲未可也又



必加之果決以成其是與之曲折以濟其貞然後事集而志  
行功成而名美當時賴之後世述焉否則烏有覲然曰國之  
大臣者哉余竊聞諸舊史氏申文定從容謂人曰禁近之人  
職在密勿論思委曲調劑非曰悻悻建白取名高而已王由  
陰爭留諫官挂冠而去以一閣老易一諫官朝廷安得無  
窮閣老名則高矣何益於國老夫之言不謬也由文定言之  
則王文端處此猶或有所未盡可以見文肅之能曲折以行  
其果決也如此又聞之東朝未建有詔並封三王國論沸騰  
時馮文敏琦引皇明祖訓一篇正告文肅文肅實主其議輒  
上疏引罪曰臣實嚮不考祖訓在庶子馮琦告臣也又可以  
見文肅周咨虛受之量如此至于傳稱易期婉諫出閣禮成  
非所以成其是乎於是疏凡八上乃允賜歸歸七年而東宮

卷七十三

跋

四

建召之不至又三年卒此其所立之獨難也後儒論古人頗  
易易而不知其所以難夫惟身親爲之左右支屈之不能而  
乃喟然歎息其難嗚呼古人之所以不易也輒因觀記與書  
附論之如此以致微顯之旨用歸之瓊瑣其寶之

其羅兩峰登岱詩跋

東坡未盡其意也

蔣士銓

兩峰負奇氣五嶽時起方寸或放於詩與畫中則雲煙叩壑  
不可測其所至平生勝遊以登岱爲冠然風雨一再阻之必  
三至而後窮其顛非勇而定弗能也予讀記與詩奇峭奧博  
不啻借君曳履天梯石磴間驚喜危懼一時並見是君旣能  
攝有形之泰岱于行墨中又能攝讀者心魂于無形之泰岱  
中神妙固何如者昔方方壺云堂堂太行居庸之險雄傑奇  
麗皆古之名畫余所願見今皆見之識者故稱其畫由無形

而有形雖有形而終歸于無形可云仙矣吾於兩峰之記與詩固無歎焉泰山太守朱子穎亦以詩畫雄於北地當趨兩峰寫全岱圖以繼王蒙予甚願君速成之倘許借張壁上資予臥遊足矣豈惟不必登岱且並不必三復君詩也予病畏川塗無由攀陟衡嵩恒華君其爲我意致之可乎

四  
鳴秋舍籟跋全圖

五  
莊天旻

往余侍舅氏錢文敏公於京師時公愛弟竹初先生偕猶子味菽數省視公同里韞山管君其尊甫與公有連每應京兆試輒館公邸第公爲女浣青相攸得永濟崔曼亭余之姘子也旣就婚公留不遣去此五人者相得甚歡公休沐之所曰綠雲書屋昔陳乾齋相國居此王橫雲尙書所署書也其東有移焉曰古青齋公拜御賜之詩而敬以名之也五人

卷七十三

跋

五

恒聚于此或鬪險韻策舊事爲笑樂浣青亦與焉庭有老桑近百餘年物綠陰毵毵然映蔕一畝視其景移屋角則知公退朝至則競就公質疑及舉所得詩甲乙佳者公領之卽否亦不之責也如是以爲常未幾曼亭成進士隨牒陝右掣浣青以去餘或奔走衣食及浮湛間里至公捐館舍余方流轉江淮間居恒抱西州之痛又念往者戚好讌談之樂爲不可得也今年十月余視曼亭于富平官廨則韞山味菽咸在而竹初舅氏際曉東去余假廐馬疾馳及之于康橋逆旅絮語竟夕而別旣乃得讀所謂鳴秋舍籟者始知諸人文酒之樂無異往時其或義兼比興而詞致悽惋則山邨華屋怒乎有餘思焉嗟乎自京邸舍數年而離離十餘年而復合而余與竹初舅氏相見于三千里外求再宿之晤語而不可得年



運旣往晚衰落詩言無幾相見豈不信耶與斯集者復有  
楊子與岑於浣青爲從母之子其稱詩夙爲公所賞擊若曼  
亭子雲客幼而能詩蓋公之風類然也余感夫曾台之難具  
書之如此

卷七十三

詩

六

湖海文傳卷七十四

青浦王昶德甫輯

跋

欽定西清古鑑跋

梁詩正

臣等於乾隆己巳冬奉

敕纂輯西清古鑑每一卷書成

輒恭呈

點定閱二歲歲在辛未夏五月是編告竣奉

旨付劄劂氏

臣

等拜手稽首颺言于簡末曰古人制器或

以竹或以木或以陶其貴者以玉而金爲最壽顧秦人銷金之後三代物絕不復見其藏於土中者猶未出故漢唐諸儒莫可得而考鄭康成杜子春孔穎達諸賢非不貫穿六籍而目不經見立說無所依據如犧尊之制至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公子尾送女器作犧牛形又晉永嘉中曹嶷於青州

卷七十四

跋

一

齊景公冢中得二尊亦肖爲牛像梁劉沓始據此闢康成畫鳳凰尾之說則其他可類推也後世陵谷遷移經五代六朝而後古器漸出於叢祠廢墟中好事者至鑿山沉淵以求之於是彝鼎尊罍之屬往往表見于世顧宋初如聶崇義三禮圖王洙禮器圖則並未嘗目覩而命名取義直欲以己意揣摩於故紙堆中固宜其舛也宣和博古圖則實有是器而爲之圖與說然其中亦多有考據失實者如文王鼎銘之魯公乃伯禽也而謂之周公晉姜鼎銘之文侯乃文侯仇也而謂之文公重耳漢定陶鼎銘之定陶乃定陶共王康也而謂之趙共王恢王伯鼎銘曰王伯作寶鼎乃遽謂王伯者王之伯父夫伯叔甥舅之邦在王稱之則可豈有諸侯自名曰王之伯父者乎如高克尊謂高克爲周末衛文公時人而不知又



有鄭之高克見毛詩序與左傳至于立戈鼎之戈字釋其文以爲我之 字从戈者敵物之我則又沿王安石之字說而牽牽附會加甚焉其分商周也每斷斷於一二字以爲斷夫十干之屬古器多有之或以紀日或以差第其器類後世之標舉甲乙商與周所同也博古圖乃獨於立戈癸鼎謂是湯之父至癸則其無徵更明甚今此所編纂雖託權輿於博古一書而叅五考訂則間折衷於歐陽修董道黃伯思張掄薛尙功諸人之論說要其指歸皆原始於書傳更探討於形模色澤之間而世次先後固已昭然可覩蓋兢兢乎不敢臆說以逞以是爲闕疑傳信云爾劉敞有言兒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爲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洪邁之言曰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爲奇玩然自春秋以來

卷七十四 跋

二

固重之矣經傳所記邵大鼎吳壽夢之鼎莒之二方鼎齊之紀甗以及甲父之鼎襄鐘舒鼎鑿劍皆鄭重書之又况壺尊簠簋角斝敦鬲悉宗廟享祀之用器以藏禮禮以辨義昔司馬遷作孔子世家謂觀其車服禮器低徊留之不能去今是書所錄上溯有殷下逮唐室至近者有千有餘年矣其器具在臚舉於圖可不謂之大觀者乎於以上供 乙覽傳示來茲將三代以來名物象數咸犁然於心目之中是稱先則古之儀型而非藝圃詞林之縟也猗歟盛哉

御刻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跋

王杰

右唐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二道先後歸 石渠寶笈

上製詩題識詳加考定儲藏已久茲 命 臣等排次摹泐

合爲一帙謹按杜佑通典唐法選集而試書判既試而銓身

言已銓而注擬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尙書吏部告身之印此告身體式兩道中皆可覆按也真卿書巨川告始見於宣和書譜中興館閣儲藏載朱巨川告二是宋時已有兩本此二道一爲建中元年巨川行起居舍人所下一爲建中三年守中書舍人所下階俱朝議郎考唐六典正六品上階曰朝議郎而起居舍人從六品上中書舍人正五品上卽六典所謂階卑擬高曰守階高擬卑曰行也巨川出身資考具列元年告身其曾爲豪州鍾離令別有徐浩所書告刻本存自起居遷中書隔一年中更司勳一任年月前後官品升序俱合建中之元距今千有十年矣律令格式邈焉成古非詳稽通典六典及

卷七十四

跋

三

史志會要諸書不能悉使少有譌謬增減贗鼎自首此豈作僞者所能愈以知兩告之可寶也三年告刻入文氏停雲館帖有鄧喬陸三跋而汪珣玉珊瑚網又載王錫爵董其昌陳繼儒王衡四跋王士騏諸人題名今皆無之自屬割去別爲一卷理可信也告乃六月下八月真卿改太子太師不在吏部見年譜元年告刻入董氏戲鴻堂帖僅前數行其中數目俱作叁玖字而年月則作一二乃睿宗先天時詔改亦一證所刻人名希逸乃侯希逸見列傳三年告有詞元年告無詞唐書百官志王言之制七二曰制書大除受用之四曰發勅授六品以上官用之制有詞而勅無詞故唐諸家文集中皆有制詞無勅詞也真卿以忠義之資翰墨之妙累代薌其蹟而元精不磨神物必合遂得駢珍儷寶備壁府之藏荷



宸題而邀

御刻實爲至幸且

天筆發端大書其人乃因書以傳七字所以深表真卿而致

慨巨川者

詩識並三致意焉唐宰相僅三品中書舍人

雖五品而有司奏議文武考課皆預裁焉在省年深謂之閣老其位非不通顯矣而巨川行事不概見新舊唐書皆無傳徒以制詞榮美播在麻素人臣析爵膺褒接歲三遷當思靖其爾位善自表襮以稱所蒙免它日青雲驥尾之誚於此道古訓而布官箴因文見意風示有位卽真卿之忠楊炎之忌盧杞之姦播之之柔皆足以垂在官法戒

聖蘊曲包卽小見大所爲上石長留罔非如停雲戲鴻徒俾流傳八法嘉惠藝林已也刻旣成敬以窺測警凜者恭綴簡末焉

卷七十四 跋

四

重刊淳化閣帖跋

錢陳羣

臣謹按集帖至宋始盛如雪溪寶晉激清堂秘閣諸名傳者絕豈獨淳化祖刻自南唐昇元帖而後鐫集最爲美富當宋太宗時侍書成都王著名在周越右尤善雙鉤能斂真本相傳習永千文其所補小字樂毅論卽其所書也下此則蔡京所摹大觀帖姿媚稍多古意寔失遠不逮矣顧王著工於仿古昧於察書編次旣繁所在舛陋當時米芾黃長睿秦觀各有專書以糾其失其他見於古今詩文及說部筆記者指摘不勝枚舉我

皇上幾餘游藝時及臨池集字學之大成訂書流之盤錯前此三希堂墨妙軒二帖石渠所集悉以津逮藝林茲復取內府所藏閣帖遴其初搨最精者爲淳化四年賜畢士安本

選工摹勒仰還舊觀

特命內廷諸臣于敏中等詳加考

正 欽定諸家世次分識卷端史論書評相爲表裡其有  
闕疑悉令仍之並 勅蒐採諸家釋文依字旁注一一析

其異同折衷至當用嘉惠海內搢觚之士刻成砌石於長春  
園之含經堂後修廊蜿蜒羅列球琳適如其數復 親灑

帝鴻之墨製爲淳化軒記發明因帖命名之意而於上法唐  
虞化成天下諄諄三致意焉一翰墨之考稽而法戒昭然

大聖人卽藝見道之深衷有默契乎義畫禹書之表者矣  
以祝 暇來京蒙 恩頒示仰見我

皇上闡微往蹟則篆真並列發矇承學斯鉤趨不遺若卷首  
降晉宣帝泊會稽王於臣列春秋大旨凜然至鑒裁之精摹

勒之妙萬世學書者所當奉爲繩尺臣無庸贅一辭焉林  
卷七十四 跋 五

栖毫齒樂觀厥成得挂名於石曷勝榮幸之至

重刻靈飛經拓本跋

吳省欽

開元二十六年玉眞長公主檢校鍾紹京書瓊宮五帝法靈  
飛六甲法及上清秘符真蹟予嘗見之座師秦文恭公所卽  
海甯陳氏勒石本也唐睿宗十一女九金仙公主十玉眞公  
主字持盈皆以景雲二年三月築觀京師僕射竇懷貞爲之  
護作廣調夫匠和市木石魏知古諫不止裴灌諫不報而金  
仙之師方士史崇元爲浮屠所嫉賂狂人段謙人承天門升  
太極殿自稱天子而主不聞是焉當觀成入道後明皇欲以  
降張果果固不奉詔主亦豈肯奉詔哉是經出其手校與明  
皇信王錡田同秀所爲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者何異又  
六年爲天寶三載主固請去公主號罷也司又十五年而薨



其曰大洞三景弟子者主自崇昌縣主進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對御之稱弟子猶明皇華陽頌自稱上清弟子也其曰長公主者二主與明皇同母竇后主自言高宗之孫睿宗之女弟子天下不爲薄也玉真初號隆昌唐書避元宗諱作崇昌元宗爲睿宗三子主爲第十女又同母似不應稱爲弟耳右刻爲玉烟堂所摹視陳刻爲古矣

重刻淳化閣帖跋

于敏中

淳化閣帖自唐以上名書大備昔人稱其精神完足撫勒逼真爲諸家法帖之冠顧初搨傳世絕妙而後來翻刻支派紛歧去之愈遠大觀帖世所推許而孫承澤尙謂遜淳化樸氣他無論矣至若初本之爲石爲木論者斷斷莫定考王應麟玉海云淳化初求先賢墨蹟爲法帖十卷命工勒石與帖尾

卷七十四

跋

六

所識上石者正合夫曰上石則非木板可知人或泥于歐陽修集古錄鏤板語轉相傳會若棗木板銀錠櫝之說不一而足甚而趙孟頫以爲題曰上石其實木也尤鑿於理復何庸深辨乎又太平興國時因詔搜訪圖書諸州各有所獻而昇州則獻王羲之獻之及桓温等十八家石版書迹此帖未嘗不有所取資好奇者遂以南唐昇元帖爲淳化祖刻抑亦鑿矣我

皇上宵旰幾餘時親翰墨於古今諸大家臨仿都遍菁美集成嘗輯石渠珍秘鐫刻貞珉嘉惠來學三希墨妙兩帖海內夙已奉若球璧茲以淳化閣帖日久湮晦而內府舊藏賜畢士安本搨法佳妙蘇頌李容諸跋亦微而可信王鐸定爲宋搨第一顧人罕得觀也爰命臣等排校選匠重鈎鐫

摹不爽秒悉又以王著昧於考古舛謬滋繁米芾黃伯思輩糾而未改大觀刻本訂而不詳重爲名帖之累並勅臣等審勘叅稽旁及音釋每一卷成

上加以折衷次第評隲識諸冊後于凡體例世次名系爵里以及誤編複出之陋悉爲辨改犁然各當工始於乾隆庚寅春二月迄今壬辰夏四月告藏並仿宋搨法得四百部用廣流傳於是七百餘年之名蹟重復舊觀而精覈則勝於曩昔又以多而足珍操觚者咸得仰星雲之麗誠萬世士林之幸而因帖名軒構廊列石亦淳化刻本之意臣等獲以編校微勞綴名簡末尤詞臣稽古之榮幸云

石刻鋪敘跋

錢大昕

去春得宋廬陵曾氏鳳墅殘帖二冊於錢塘今來都門聞益

卷七十四

跋

七

都李南澗抄得石刻鋪敘亟假歸手寫而藏之秀水朱錫鬯跋譏陳思寶刻叢編援據不及是編按鳳墅帖刻於嘉熙淳祐間鋪敘諸石刻斷手於戊申仲春則淳祐八年也若陳思之叢編成於紹定辛卯計其年月乃在曾帖之前何由得見而引之南宋有兩曾宏父朱所引紹興十三年知台州事者乃空青之子避光廟諱以字稱者與幼卿本非一人頃杭人南宋雜事詩徑題此書爲曾惇撰則又承朱之誤而甚焉者矣秀水考稽號稱精審猶有此失校書之難如此

南宋石經跋

朱文藻

宋自仁宗至和中刊石經於太學汴京失守悉遭淪陷高宗南渡宗社播遷而汲汲修表章去經之業嘗謂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于是親書



諸經宣示從臣館職爲進詩歌諸州爲頒墨本而臨安太學  
悉命刊列廊廡至孝宗淳熙四年詔京尹趙礪老建閣于太  
學西北奉安石經御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而又益以七十  
二賢贊李伯時繪像并理宗道統贊附刻諸經之末當時貞  
石輝煌不啻與鴻都東觀後先照耀矣宋祚旣亡太學廢爲  
西湖書院幾遭楊璉真伽之厄欲悉輦碑石以登塔基賴廉  
訪申屠致遠之力阻而止明初卽書院建仁和學其後改建  
府學徙仁和學于城隅貢院之址而石經亦舛致焉歲深零  
落踏臥草莽間至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收得百片置之大  
成殿後兩廡正德十三年監察御史朱廷佐移至府學櫺星  
門北之兩偏覆以周廊左右屋各二十二楹國初廊地乃  
嵌壁中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學宮增建廊屋而碑之嵌壁者

卷七十四

版

八

益加完整計碑現存者左壁易二書七詩十中庸一論語七  
孟子十一左傳四十九理宗序四其實九十一碑吳訥所收  
百片之數殆舉成數而言而參考朱彙尊經義考所謂書六  
詩十二左傳四十八則又不合殆誤也夫思陵處干戈擾攘  
之秋幾無衽席晏安之日而留意字學崇尚遺經三代而下  
好學帝王未易媲美且世之浮圖宮觀殘碑斷碣往往爲學  
士大夫所珍惜視之如拱壁矧茲爲文教所關傳經闡道洵  
萬世不朽之巨製其所當昭揭宇宙者爲何如重歷代石經  
之刻自開成而半塗委之泥塗荆棘不復可見猶幸此殘闕  
之僅存者庠序之士靡塗苔蘚流連不忍去不可謂非鬼神  
呵護之力矣際斯經學昌明士子誦習率遵監本更宜叅觀  
石刻以訂異同則椎拓流傳豈非考古證今嘉惠來學之一

助哉

汪退谷瘞鶴銘初稿跋

沈大成

退谷先生於瘞鶴銘臚舉眾說攷訂精審後千載可無異論矣近金陵老友程南耕寄示張力臣瘞鶴銘辨書後一首則云雲林以為陶貞白書或疑不類所云本山重刻之文上皇山樵下增人逸少三字乃依陳氏玉烟堂帖而譌考黃董陶所錄原文無此三字陳氏刻于明代不知何所據而以譌傳譌也又云案皮日休先字逸少後字襲美見北夢瑣言詩集內有悼鶴詩云却向人間葬令戚此瘞鶴之證也又一詩序云華亭鶴聞之舊矣及來吳中以錢半牙得一隻養之經歲不幸為飲啄所誤而卒悼之不已遂繼以詩陸魯望和云更向芝田為乞銘此換銘之證也又云襲美為唐懿宗咸通八年進

卷七十四

跋

九

士崔璞守蘇辟軍事判官自敘以九年從北固至蘇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襲美正在吳中其年相合集內與茅山廣文南陽博士詩皆不書其姓氏又憶華陽潤卿博士詩亦不書其姓魯望亦有寄華陽山人詩與石刻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丹陽仙尉江陰真宰諸稱謂同所云得于華亭經歲卒與銘辭合文筆亦復相類集內佗處稱丙戌歲庚寅歲皆不書年號又非獨貞白為然也又云是銘疑為襲美所作而華陽北固之間無上皇山之名惟會稽有之南宋下陵矣云直以上皇青山之樵以紫金白鹿之秀豈襲美以右軍遺蹟在會稽而已亦字逸少遂假其名以傳世歟向傳為右軍書亦非無故也右南耕之說如此是又出黃董陶張之外而別自為說者余雖未敢遽信以為然然其言亦似有可取者知其一說而不知其



又有一說旁引而曲證古人不廢也南耕名嗣章上元名宿與蔗畦兄弟亦世好故備采于後以相質至退谷先生書法之妙諸公言之詳矣茲不論

關中金石記跋

洪亮吉

魏酈道元撰水經注四十卷凡引漢碑百魏碑二十晉及宋魏稱是竊嘗謂金石之學惟道元能見其大今讀其注如華陰載祠堂碑鉅鹿載神壇碑則祀典可定也滎陽石門之銘沛郡石坡之頌則水利可興也洛陽南界冀州北界之石則區域可正也曲江瀧中碑新城大石山碑則幽遠可通也魏收做之故撰魏書地形志于郡縣下每引漢魏以來石刻巡撫甲公再莅陝西前又兩攝蘭州之節凡白潼關以西玉門以東其道路險易川渠通塞及郡縣之興廢祠廟之存否莫不畫然若萃諸掌今記中所散見是也夫歐趙洪薛之撰集金石僅藉以考古而公則因以興灌溉之利通山谷之遂修明疆界釐正祀典既非若道元之注託之空言又非若歐陽諸書僅資博識則所得實多焉公嘗以案部至咸陽讀周文公廟諸石刻爲守墓之裔請於朝增置五經博士近又欲考定臨晉河伯之祠郃陽子夏之墓皆公經世之務之獲於稽古者也讀是記者可以觀其槩焉

卷七十四

十

瓦當跋

申兆定

瓦當文字見之記載者僅羽陽千歲延年益壽及長樂未央七瓦而已國初侯官林吉人獲長生未央一片於甘泉故基一時海內詩人詠歌殆遍乾隆初朱排山楓以其子家濂官陝得瓦三十片搨而爲譜自此瓦當文字始有成書然亦

僅十餘種予自乙巳以來陳情多暇交遊如仁和趙文學晉齋嘉定錢別駕獻之全椒俞上舍竹居率皆銳志冥搜各獲瓦若干予雖不及數君之勇而摹倣之功有非數君所及者故數君所有予悉有之既而錢趙兩君南下予與竹居尙滯關中買碑之餘兼之買瓦又得若干爰及其重複彙搨一紙凡得三十種示錢趙諸君不可謂不富矣然竹居嗜古日益孜孜好事如予又不能不望其有所增益也



湖海文傳卷七十五

青浦王 昶德甫輯

雜著

性命

魯九臬

天以元亨利貞之德賦於人謂之命天之命渾然至善者也人受之而爲仁義禮知之德謂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之情情也性也命也一天之道也天之道元亨利貞而已矣運行於時則爲春夏秋冬春生元也卽人生之仁也夏長亨也卽人心之禮也秋斂利也卽人心之義也冬藏貞也卽人心之知也至於貞下又起元而天之道終古運行不息矣故天之道元亨利貞其實一元而已矣人之道仁義禮知其實一仁而已矣天以生物爲心雖欲藏而實蘊發生之機人以愛人爲心雖忿怒而不失慈愛之隱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易大傳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之謂天賦人受接續之間固渾然至善者也第人自有生以後而有氣質之偏故曰成之者性至于感物而動而私欲蔽之日推日遠遂失其仁義禮知之常性而棄絕乎天之命貌雖入也而頑然一物而已矣然方其私欲未起氣質雖偏而渾然至善者未嘗不在焉故易傳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嗚呼此天地之性所以人爲貴也學者於性命之原其可不知之乎

氣質

魯九臬

左氏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氣質之性所由見也氣質之性亦未嘗非天之所命也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之中一氣綱緼粹美冲和人從其間迎而受焉故獨

貴於萬物而爲萬物之靈萬物亦天地所生也亦未嘗不受  
天地之氣第非其中故偏得天之氣者爲禽鳥其性清明其  
爲物善飛所謂本乎天者親上也偏得地之氣者爲蟲魚走  
獸其性重濁其爲物喜伏所謂本乎地者親下也惟人也得  
天地粹美冲和之氣故貴于萬物而爲萬物之靈遂足以用  
乎萬物而人之生又有聖狂之分知愚賢不肖之別何也此  
氣質之爲之也氣無形也麗於質以成形人之生也四體具  
焉質也其能知覺運動者氣爲之也有氣而後有質人之生  
也固皆受天地之中矣然或稍過乎中而得天之氣居多則  
其氣常清而質亦秀第不免或失乎薄故夙慧之子嘗多天  
焉或稍不及乎中而得地之氣居多則其氣常濁而質亦頑  
故遲重樸魯之人常執滯而不知變通焉此知愚賢不肖之

卷七十五

雜著

二

所以別也至於天地清明陰陽和會於粹美冲和之中尤極  
粹美冲和人之鍾是氣以生者生而神聖不假學問此曠世  
而一有者也是氣也物生值之亦爲麒麟鳳凰非他物比也  
其或天地晦冥日月薄蝕於粹美冲和之中忽而乖沴駁雜  
人之鍾是氣以生者生而暴戾不可化誨此亦曠世而一有  
者也是氣也物生值之亦爲毒蛇猛獸鴟鴞之屬非他物比  
也此聖狂之所以分也然則聖人其皆生而神聖者乎孟子  
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堯舜性之也湯  
武反之也是知聖如堯舜則生而神聖者也如湯武則亦學  
以化其氣質之偏而後至于聖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命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斯言也其足與孟子之言相發明與嗚呼學者亦善反之而



已矣

道術

張鏞

道也者本乎太極之理爲性之見端其體卽爲五常而其用則不越乎五典也傳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極之中和位育皆渾舉之辭耳列其目則有仁義禮智之德具於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接乎外故傳又言天下之達道五由達道而推之爲九經而後道之實乃著實著而道之用以行用行而見其大而莫外此古來聖帝明王行道之術所持以爲治天下之具也道豈賒而無薄哉且夫道之爲名也生人日用當行之理猶四海九州千百萬人當行之路也故言道必言行行必有其實指其實而行乃不迷焉自後之人不能以修齊治平爲道而見諸實事僅以法古稱先者曰

卷七十五

雜著

三

儒空言性命者曰道是道之與事已歧而二於是老佛二氏出焉彼見吾儒言天命言性言道也此曰天彼亦曰天此曰性彼亦曰性此曰道彼亦曰道顯然與吾道分行而畸立求其爲道之實所謂體仁長人嘉會合禮利物和義貞固幹事與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者一切屏去不存止務所謂鍊氣歸神明心見性者謂之爲道噫此特其爲己自私之一術豈吾道之所謂道哉吾之所謂道者不外乎五倫不外乎政教不外乎日用當行之理體之爲實心行之爲實事措之舉世而同然推之千萬世而皆準者也唐虞之世治道最古而其五教不過教以人倫文王之敬止在於仁敬孝慈孔子之自求在於子弟友孟子敘述三代之道皆所以明人倫其言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卽中庸之  
三德以行此五倫者也二曰六行卽五倫之親義別序信也  
三曰六藝卽以之相治相養而遂其親義別序信之心者也  
總其人之類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由是推之朝廷則  
有君卿大夫士庶之等推之室家則有高曾祖父子孫曾元  
伯叔甥舅宗族戚黨之蹟推之天下則有師儒僚案農工商  
賈鄰里鄉黨賓旅遠人之殊要皆爲五倫之所聯屬也而不  
特此也以佃以漁以爲耒耨日中爲市衣裳舟楫服牛乘馬  
柝曰弧矢上棟下宇以封以樹易之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古帝王殫精神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者莫非  
施之政教以爲斯民日用當行之事也豈有舍之而別有所  
事以爲道者哉然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爲君爲相其

卷七十五

雜著

四

道行行則顯故異端不得依附而託也自孔子孟子以下爲  
師爲儒其道不行所恃者空言故楊墨之流卽起而張其說  
楊氏爲我墨氏兼愛逮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以其有  
害于人倫也故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人無孔孟之德而老  
佛之害過于楊墨乃辨之者不以倫常政教與夫生人日用  
之理爭之於實心實事之閒第鯁鯁焉與之言性言命言道  
是言愈多而聽者愈熒矣且夫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  
形仁義禮智信理也知覺運動神也屈伸呼吸氣也耳目口  
鼻四肢形也以理宰神以神運氣以氣役形施之身措之世  
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故孔子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無不貫通於日用動靜之間者也  
自孟子不幸而當人欲橫流之日始爲求放心之說然其言



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亦非虛以治之也乃齋心服形之老莊變而爲明心見性之學始遺落世事以求其心古人存此心于當用之地彼則攝此心于空寂之境造化流行無一息之不運心也性也道也豈株坐而無用者哉雖濂洛關閩諸君子各有所主以爲立教之法如周子之主靜二程子之定性主敬張子之尊禮貴德朱子則本主敬而益以窮理躬行各舉其心得之妙而出以示人乃二氏之徒反影借其說以惑當世而欺後世世之好高騖遠者又溺焉而莫知所欺甚矣入其中而不知歸也从矣夫惟實指五倫之爲達道日用當行之爲道而後二氏之徒無所容其身而吾道之實乃著道之實著而遺落世事者亦將廢然返矣昔昌黎韓子有言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歐陽子亦言修其本以勝之而吾謂不

卷七十五

雜著

五

必塞之止之也不必勝之也吾之道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五達道也有一日而不流不行不修者乎使天下無君臣則強弱凌眾寡暴而天下亂矣使天下無父子夫婦則生人之道滅而乾坤或幾乎息矣使天下無兄弟朋友則老死不相往來而禮教信義亦皆窮矣行道之術不外五倫而五倫中之人卽爲治天下行道之人故凡南面而臨天下者君也行道者也承流宣化者公卿大夫也輔以行道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奉道而行者也耕且歛者農也懋遷有無化居執藝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喁喁焉歸向以聽命於道者也凡此皆吾道之行也而况斯人也皆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在也有外此而可以行道者乎有外此而可以言行道者乎以之治已則順而安以之治人則公而當

彼遺棄五倫以求所謂清靜寂滅者不過千萬人中之一二  
人亦焉能爲有爲無而必斤斤焉與之爭是非口舌乎吾謂  
吾人止求道之行而已矣道行而仁義禮智之德具于中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盡于外上之爲吾君吾相政教  
致治之本下之爲愚夫愚婦日用當行之理人人各足而天  
下大經極之盡性知命而贊化育參天地皆吾道中事也此  
道術也其充塞之大彌綸天地而無外也其體不外乎五常  
而其用不越乎五典者也

言公

章學誠

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志  
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  
申不必其言之果爲我有也虞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

卷七十五

雜著

六

以言語觀人之始也要在試功而庸以車服則所貴不在言  
辭也靜言庸違其言必有當矣帝堯屏斥而不用則所貴不  
在言辭也誓誥之體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  
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誥四國之文也  
說者以爲周公將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于周公成王允而  
行之是卽成王之言也蓋聖臣爲賢主立言是謂賢能任聖  
是亦聖人之治也曾氏鞏曰典謨之文豈止載堯舜之功績  
併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是豈尋常所及哉當時史臣載筆  
亦皆聖人之徒也由是觀之賢臣爲聖主述事是謂賢能知  
聖是亦聖人之言也文與道爲一貫言與事爲同條猶八音  
相須而樂和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調而鼎和不可  
標識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于文



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藝皆周公之舊典夫子無所事作也易有大傳夫子之言也然用古人成說而未嘗有所識別焉元善之訓先誦於穆姜是也誦易之言而不標爲易恒三之辭證義于巫醫是也不忤不求之美季路誠不以富之歎夷齊未嘗言出於詩也允執厥中之述堯言元牡昭告之述湯誓未嘗言出於書也墨子引湯誓論語記夫子的微言而詩書初無識別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王伯厚嘗據古書出孔子前者所本古書或有僞托不盡可憑考證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多有要之古人引用成說不甚拘別夫子之言見於諸家之稱述諸家不無真僞之參而子思孟子之書所用精粹之言亦多出於論語所不載而論語未嘗兼收蓋亦詳略互托之旨也夫六藝爲文字之權輿論語爲聖賢之會萃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

卷七十五

雜著

七

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沒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所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管氏弟子之職孔叢子爾雅之篇是也記其言行而非其身所論述者管氏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子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人之篇蘇氏謂其僞托非僞托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爲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謂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

嘗以集眾爲諱如後人之掩人之長以爲己有也二家固以  
裁定之權自命一家言故其宗旨無不約以一律呂氏將爲  
道家之姓流斯又出于賓客之所不能也諸子之奮起由於  
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智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  
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固將推衍  
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  
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  
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  
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借爲存義之資也世之譏史遷者責  
其載尙書左氏國語國策之文以爲割裂而無當世之譏班

卷七十五

雜著

八

固者責其孝武以前全襲遷書以爲盜襲而無耻此則全不  
通乎史學之論也遷史斷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尙書  
左國豈將爲憑虛亡是之作乎必謂左國而下爲遷所自撰  
則陸賈之楚漢春秋高祖孝文之傳皆遷之所採摭其書後  
世不傳而徒以所見之尙書左國怪其割裂焉可謂知一十  
而不知二五者矣固書斷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遷  
史豈將爲經生之決科同題而異文乎必謂孝武以後爲固  
之自撰則馮商揚雄之紀劉歆賈護之書皆固之所原本其  
書後人不見而徒以所見之遷史怪其盜襲焉可謂知白出  
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載言爲翻空歟揚馬詞賦尤空而無實  
者也馬班不爲文苑傳藉是以存風流文采乃述事之大者  
也以序事爲徵實歟年表傳目尤實而無文者也屈賈孟荀



老莊申韓之標目同姓侯王異姓侯王之分表初無發明而僅存題目褒貶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貴知其義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義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其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漢初經師抱殘守缺以其畢生之精力發明前聖之緒言師授淵源等於宗支譜系觀弟子之術業而師承之傳授不啻鳧鴻黑白之不相混焉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公穀之於春秋後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後著之竹帛非如後人作經義苟欲名家必以著述爲功也商瞿受易於夫子其後五傳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

卷七十五

雜著

九

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下有書有書則三家之易著于菽文皆悉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是知古人不著書其言未嘗不傳也治韓詩者不雜齊魯傳伏書者不知孔學諸家章句訓詁有專書矣門人弟子援引稱述雜見傳記章表者不盡出於所傳之書也而宗旨卒亦不肯乎師說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別有微言緒論口授其徒而學者神明其意推行變化著於文辭不復辨爲師門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觀之者亦以其人而定爲其家之學不復辨其孰爲師說孰爲徒說也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而口耳竹帛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爲公也未嘗矜于文辭而私據爲己有也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

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  
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  
欺世非心安于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  
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  
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  
豈不仁于函人哉撻術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  
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  
言譬如喜于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于  
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  
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我之言  
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卽我之言  
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于一定之道而上通

卷七十五

雜著

十

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  
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  
雖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况挾恐破  
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  
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  
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  
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  
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于道而從其  
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  
間必有辨矣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日進於道哉  
學者莫不有志于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于世  
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行者長



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費直之易雖亡而鄭王之學出費氏  
今王易具存而費氏之易未亡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  
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亡也韓氏之詩雖亡  
而許慎治詩出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亡也劉向  
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  
所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托  
之前修者褚少孫之籍靈于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  
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存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  
人之書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于莊生揚朱書亡多存于韓  
子蓋莊列同出于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  
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  
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

卷七十五

雜著

上

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浪浪也又有瑣細之  
言初無高論而入於有心之聽遂與經訓同垂孺子濯足之  
歌移其誠于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其說于身心其喻理者  
卽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  
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勤而後人惰也名實之  
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于言與無意于言者不可同日語  
也故曰無意于文而文存有意于文而文亡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  
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也而曰言托于公不必盡出於己  
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  
章不必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  
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

是同古人于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已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徧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得失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人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迹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若遷史之于古文尙書說文之于韓嬰詩傳則其無可如何而賴有是之僅存耳然遷史未嘗不叅以今文而說文未嘗不叅齊魯之說焉是又在乎專門絕學辨析微茫心領神會所以貴乎知言之士也

嫁娶

丁杰

古者嫁娶之期言人人殊一爲年之少長一爲時之早晚今

卷七十五

雜著

三

合經傳考之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時自季秋至仲春自仲春至仲夏皆爲得禮之正大戴禮本命篇男八歲而齔十六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齔十四然後其化成此舉其端言之也儀禮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禮

不殤父明男二

篇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母

十爲初娶之端

墨子

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母敢不事人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

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其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舉其中

言之也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大戴禮本命篇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禮記曲禮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內則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尙書大傳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穀梁文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子十



五而許嫁二十而嫁此舉其終言之也荀子大略篇及韓詩傳古者霜降迎女冰泮殺止家語本命解孔子對哀公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于此禮運孔子語言偃曰冬合男女春頒爵位此家語之禮運詩衛風將子無怒秋以爲期邶風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此言仲春以前也大戴禮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禮記月令元鳥至以太牢祠于高禘詩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召南言采其蔭亦旣覲止厭浥行露謂行多露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豳風春日遲遲殆及公子同歸倉庚于飛之子于歸鄭風零露漙漙與子偕臧白虎通曰嫁娶以春此言仲春之時也詩召南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殆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此言仲春之

卷七十五

雜著

三

後也標有梅詩序以爲男女及時者主乎年之少長唐風綢繆與標有梅相類序以爲不得其時者主乎時之早晚陳風東門之楊序以爲失時者意重男女多違不止論年之少長時之早晚也大戴禮本命篇又云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不能行於後世大戴逸篇文王世子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左氏襄公九年傳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所以廣繼嗣大夫以下不得同之內則曰女子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非嫁娶之常例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則年之少長或取其相當而時之早晚亦所不計今由孔子對哀公之言思之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則無在二十三之後者矣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亦無出

于十五二十之前者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也則無在霜降之前者矣永年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亦容有出于冰泮之後者矣知此則詩之言嫁娶者多端可一以貫之矣

自序

汪中

昔劉孝標自序生平以爲比跡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竊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遇合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關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怙藐是流離託足緇流細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輒軻余作配典公終

卷七十五

雜著

古

傷覆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懽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摶羸戾每用憂生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門期功以上叅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照壁余衰宗零替顧影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學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述國門可懸都人爭寫余著書五年數窮覆瓿長卿



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  
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讒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噤顏盡  
成罪狀跬步裁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  
比之則加酷焉余于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  
衢秋茶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  
傾聽日暝意倦聊復書之

羅兩峰僧伽小影偈

沈大成

廣陵羅君兩峰以居士身而說比丘法曰前身花之寺僧也  
爲圖乞題于是沃田學人沈大成既觀而爲說偈曰  
我聞首楞嚴世界依空立空先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漚滅空  
本無况此微塵身云何諸眾生妄作顛倒想役夫而國王鼠  
穴而牛車世間種種緣纏縛終無已是故若交蘆結解同所

卷七十五

雜著

五

因若能悟此者彈指超無學十地金剛王廿五圓通聖五十  
三知識及一千二百五十比丘聚成圓明淨妙明極卽如來  
其義亦如是良故此善友得入三摩地眼底廣陵城卽室羅  
筏城前摩花之寺前身花之僧方袍圓頂相宛然妙無異尺  
鏡千重影影此身外身見在與過去傳輝而相寫如黃金與  
色二相不相離無礙大辨才重見耆婆天能以菩提心而入  
徧知海願以優鉢羅柔軟天妙花雜羅多摩羅如是種種花  
而來作供養願以牛頭檀慧香歡喜蘇合阿盧那如是種  
種香而來作供養願以雜薩羅因陀羅尼羅珊瑚光琉璃如  
是種種寶而來作供養造化大幻師幻作諸男女息機歸自  
然真如夢中事景與罔兩語何世人出世完此圓澄性是安  
立道場是真見如來堅固不退轉迦陵頻迦烏爲宣希有義

有非吾說者卽是波旬說

自撰古文凡例

袁枚

一古文本無例也自杜征南有發凡起例之說後人因之例愈繁文愈敝德州盧氏刊金石三例蒼崖止仲諸君所考甚詳亦不過引韓比歐依樣標的而已並無獨見然旣已有之不可廢也否則口實者多故作凡例

一古人編集都無一定韓先雜著柳先論歐分四集是也倉山文藁編者誤以碑板居先後見顏魯公集亦然遂仍而不改

一碑傳標題應書本朝官爵昔人論之詳矣至行文處不可泥論或依古稱太守觀察牧令刺史等名或依俗稱制府藩司臬司等名考古大家皆有此例其從古稱者如渾瑊以金

卷七十五

雜著

去

吾衛大將軍扈駕而權文公碑稱公以大司馬翼從奚陟薨贈禮部尙書而劉禹錫碑稱追贈大宗伯宋子京馮侍講行狀稱大理寺爲廷尉平歐陽許平墓志稱經略爲大帥皆從古稱也以故歸震川張元忠傳稱某知縣爲錢塘令有南居士傳稱某知府爲某太守其從俗稱者如李珣牛僧孺碑稱宋申錫貶郡佐郡佐者唐時之司馬也韓文公鹽法條議稱院監巡院院監巡院者唐時之度支使鹽池監也歐公桑懌傳稱閣職閣職者宋時之六部架閣也伊川伯淳行狀稱漕司漕司者宋時之發運使轉運司也皆從俗稱也以故朱竹垞楊雍建傳稱總督爲制府施愚山袁業泗傳稱按察使布政使爲藩臬兩司凡此在行文中不一而足至于權文公唐相也唐人宰相官名應書平章事同中書門下而韓公神道



碑竟以故相二字標題沈璧建安知縣也而震川墓志竟以建安尹三字標題宋知某縣事與知縣有京朝官之分非今之知縣也而竹垞蔣君墓志竟以知伏羌事標題是則古人率意處猶之史記標題忽稱魏公子忽稱平原君也未敢援以爲例

一碑傳標題必書本朝地名亦昔人所論也然行文中亦難泥論歐公李公濟碑稱南昌云豫章若以宋論當稱隆興震川王震傳稱震爲京兆尹若以明論當稱應天府尹湯文正施愚山墓志典試中州若以本朝論當稱河南

一官名地名行文處隨俗用省字法考古大家俱有此例其序官用省字法者如昌黎劉昌裔碑應書檢校尙書左僕射云云而標題單摘統軍二字韓紳卿墓志應書錄事叅軍而

卷七十五

雜著

七

序事只稱司錄君三字孔戣墓銘稱容桂二管一容州總管一桂州總管省却兩州字兩總管字又稱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曷亦省却州字總管都督字樣宋人文集中所稱三司三班一府二府者俱包括無數官名歐公劉先之墓志稱與州將爭公事及後將范公至云云亦猶今之稱前督稱後撫也以故施愚山李東園墓志稱督撫汪鈍翁郝公墓志稱司道稱參遊稱撫提稱副左歸震川章永州墓志稱院司皆不稱全官其序地名用省字法者如歐公伊仲宣銘稱厯知汝州之葉不稱葉縣鄭州之榮陽不稱榮陽縣東坡趙康靖公碑稱呂溱守徐蔡襄守泉趙小二寇廬壽王荆公王比部墓志稱願得蘇常閔一官晉南豐錢純孝墓志稱爲尉于秀姿鄧云云皆省却一州字以故歸震川李按察碑稱滇民乞留葉

文莊公碑稱公在廣湯文正張尚書墓志稱楚撫先府君碑稱斌在虔聞之官名地名皆省却數字

一 本朝官行文書有不得不從俗者汪鈍翁乙那才傳取太守結狀以報人疑結狀二字不典按昌黎鹽法議有脚價脚錢之稱歐公曾致堯墓銘有支差添解之號陳琳檄吳將部曲文稱如詔律令任昉彈劉整文稱充眾準雇皆結狀之類也正宜從俗以存一朝文案

一 非史臣不應爲人立傳昔人曾有此論然柳子厚引箋奏隸尚書以自解歸震川則直言古作楚國先賢傳襄陽耆舊傳者皆非蘭臺館閣之臣公羊穀梁亦未聞與左邱明同爲某國之史臣也此論出而紀事之例始寬

一 滿州姓氏與唐虞三代相同其冠首一字非其姓也元許

卷七十五

雜著

六

有任作鎮海碑題曰右丞相怯烈公姚燧作博羅驩碑題曰平章忙兀公集中亦倣此例閣峰尚書師健中丞本富察氏故均書富察公雪村中丞本姓白故書白公至若鄂尹兩文端公其冠首一字父子相承有類于姓宜因其俗稱若溯所由來尹祖居關外章佳地方因爲氏當稱章佳公然以標題猶可也若行文處稱尹爲章佳公將舉世不知爲何人矣要知周孔子亦非本姓秦始皇本姓嬴生于趙遂姓趙以故方望溪佟法海墓志稱法公未爲過也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阮元

公姓王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以居蘭泉書屋學者稱蘭泉先生先世居浙江蘭谿縣高祖懋忠遷江南青浦縣名在幾社曾祖之輔祖璵父士毅皆以公官累贈至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母錢太夫人以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體貌修偉弱冠爲名諸生侍父疾居喪盡禮服除家益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癸酉舉于鄉甲戌成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南巡召試一等第一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直軍機房海陸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阿文成公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請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酋乞降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緬甸貢表久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温公福代阿公移師四川辦金川事奉

旨授吏部主事從温公西路軍進討温公屬公作檄斥僧克桑罪遂克斑爛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奉

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卡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克桑遁釋旺降進討大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明大義勛以殫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

旨陞員外郎三十八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營壘與賊錯處且雨雪甚夏温公兵潰木果木阿公亦退兵至翁古爾壟時警報絡繹

詔旨疊至公力疾叱馬懸厓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文書于礮火矢石之中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據美美卡攻六板昭小金川平補員外郎擢郎中復從討大金川克勒烏圍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急索諾木等率眾投罪公草露布告捷于是兩金川地悉平公在軍中前後九年每有所攻克輒議敘凡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之日以戎服行禮 賜宴 紫光閣 賞賚優渥奉

旨王和人在軍營著有勞績陞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四十四年乞歸改葬光祿公暨嫡母陸太夫人依遷葬禮服總秋赴京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祠訟門之習坐堂皇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秋丁母憂哀毀盡禮服除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按察使奏命盜逃犯宜于定案時速通緝議行之逆回田五倡亂奉

命備兵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礮巡城籍強壯繕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暨乎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秦國棟等戕官奉

旨督緝獲之五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公盡發故籍著銅政全書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乞歸修墓冬還京以病乞休

上鑒其老允之

諭以歲暮寒候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嘉慶元年



以授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  
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

### 梓宮蒙

召見敕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分賠滇銅鬻田  
宅以入官居于廟廡別舊贈遺盡以刻書五年年七十有七  
重游泮宮十一年年八十有三五月病瘡六月初六日病甚  
口授謝

恩表自定喪禮屬元撰神道碑文初七日雞初鳴公曰時至  
矣遂卒子肇和以嘉慶十二年春葬公子崑山縣雪葭灣年  
字圩卽公所自營生壙也公妻鄒夫人祔焉側室許陸黃三  
孺人亦從葬焉公之廬

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嘗分遣致祭

己卯庚辰壬午順天鄉試辛巳癸未會試五爲同考官壬子  
上順天鄉試皆以經術取士士之出門下爲小門生及從游  
受業者二千餘人又嘗主婁東數文兩書院

### 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

大清一統志續三通等書奉

### 敕與纂修事又奉

敕刪定三藏聖教經咒徧譯佛典深于禪理者不及也前後  
奉 使鞫奏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偷減隄工等七案公  
正研求分別虛實高郵州案巡撫府州竝擬罪隄工案以知  
府草率捏飾劾落其職公之爲學也無所不通早年以詩列  
吳中七子名傳海外初學六朝初唐後宗杜韓蘇陸侍讌賡  
歌賜賚稠疊詞擬姜夔張俊古文力追韓蘇碑版之文照于

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誡提倡風雅後進才學之士執經請業舟車錯互屢滿戶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眾公治經與惠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王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則尊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居憂不爲詩文不就徵聘生平重倫紀尙名節篤恭之誠本于天性在軍營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寇時與阿文成公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公所著書春融堂詩文兩集宏博淵雅有關於經史文獻金石萃編音浦詩傳湖海詩傳琴書樓詞續詞綜等書皆刊成餘若天下書院志征緬紀聞屬車雜志朝聞錄等書四十餘種尙待次第校刊之元居憂受公遺言撰碑銘不敢辭旣除服乃爲銘

白  
拘于儒者不達政事習尉律者迷誤文字惟公兼之經術爲治荏弱于文無能卽戎折衝千里于經鮮通惟公兼之乃多戰功尊漢學者或味言性悟性道者妄斥許鄭公兼通之履蹈賢聖皇熊疏義拙于文詞陸沈藻績樸學不知華實竝茂公亦兼之公爲君子筮匪不比冲澹其神靖共其位歎愿中外進退禮義公爲名臣

帝嘉厥功金川磨盾 紫閣發弓嶽平政飭本孝于忠瞻彼中江秀鍾峯泐海內清望雲間大老雖不憇遺亦吹壽考佳城鬱鬱葭灣之中杏歸春雨莚起秋風勒銘無媿碑樹桓豐



